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張 文 忠 公 全 集

(五)

張 居 正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張文忠公全集

(五)

張居正撰

國學基本叢書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二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遠。尙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寧可遂行。承示剖析已悉。不穀得據此以謝妄議。

答邊鎮巡撫高鳳渚

正月承翰示。未及具復。茲又示神利二堡工完。及陽方口邊垣奏報疏。卽下所司議覆矣。盤道之工。一向以爲難成。皆據道旁之言。卽該道非親履其地。故雖修築。止具文耳。公一行親歷。而膠土水泉。應時而出。豈鬼神所輸耶。則今昔之虛實較然矣。公開府一方。事有利於邊防者。得以便宜行事。況二工原經奏請者。斟酌贏縮。一任尊裁。公雖不自言功。自有不容掩者。

答山西巡按趙用吾

礦盜事。卽屬所司議覆。此事初起原微。撫臺倉臬奏報。致塵聖問。奉旨查參。又不作速具奏。此傅公之過也。大疏勘報已明。諒無回護。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圖之爲易。時閩人亦有獻結束埔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

但暹羅既被其迫挾而受之。則此賊尙彊。恐暹羅不能獨制。林賊亦必深防我圖之。閩使至彼。少泄其事。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了在今歲。僕固未敢以爲然也。羅定兩山已定。幸責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俟人心既定。法令得行。自可化浮移爲土著。卽編爲排年可也。劉推亡事已悉。

答司成張宏陽

承華翰。知公有卜夏之痛。得許司成書。極言公苦。殊爲懸念。頃方欲借重南院。旣歸志已切。不可彊留。卽屬銓部覆允。用途高致。然乘此遵養。大畀固有日也。

答劉凝齋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遊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沈錮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旨。凡大舉征勦。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積弊乃可革也。黃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頽靡懦熟。剝削以事結納者也。俟到任。信至。如尊諭戒諭之。舊例二司領勅行事。有地方責者。俱不進賀。近來往往有之。實非事體。至如進表官嚴限回任。又奉有明旨。而惠潮二道。乃經年不行赴任。殊爲違抗。俟有間。俱擬旨行查。此等事。全在撫按綜覈。違者。必據法處之。則人自知儆。萬里之外。朝廷安得盡知。卽部中皆難一一查覈也。

答宣大鄭範溪言省扈蹕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已進上。大疏屬所司覆行。茲有一事。預爲告陳。先年聖駕謁陵。宣大軍門。移駐盆道。扈從

閣臣皆饋送下陳殊爲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頃告之司禮諸君。諸君亦以爲然。望公俯亮。概行停辦。若備而不受。爲費多矣。內閣中貴旣免。他處自可悉停。亦以少紓民力。由中之言。萬惟鑒允。餘俟另復不一。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承示。廕典以令孫承之法之正也。第公愛子情深。辱在知契。亦宜仰體。但須懇疏乞恩。下部議覆。乃爲穩便。不宜以咨行也。因憶徐存翁長郎官生名璠者。初亦以科場事革廕。後在閣考滿。廕子中書舍人。例以次子及孫承廕。存翁具疏乞恩。蒙世廟特允。仍以璠廕。此係輔臣特恩。雖不可援以爲例。然公久勞邊鎮。賢郎昔以幼沖爲人所誤。情亦有可原者。若引罪哀懇。聖慈或亦軫念也。敢布腹心。惟高明裁之。

答翰學黃葵陽

禫除。承俯念兼之。貺儀深荷雅意。所惠概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謝謝。小兒敬修懋修。夙承教迪。茲並捷於南宮。敢忘所自。但不穀德薄。享厚弱息。又俱點仕籍。殊爲慄慄耳。

與浙江撫院

承示。拾遺鄭袁州物議甚重。不能存之。龍宗武。陳一飭。部擬罷斥。不穀違衆議而薄譎之。龍出不穀門下。素知其有才。若陳則止憐其爲新甲科。不忍遽棄。固未知節行之高如此也。調官後。曾至朝房一見。問其姓名。亦訥訥不能言。宜其不悅於流俗也。今旣在降調之列。他日尙可澡滌擢用。承教已處之囊中矣。外小兒嗣修書來。言執事辱貺厚禮。概不敢當。已璧諸使者。未知得歸主藏否。此後無煩再及。庶小兒得道不恭之罪。在臺下亦省差遣之煩也。便中附謝。并布區區。幸惟原諒。

答按院王公蔚

鎮江以數百惡少攘臂橫行。非有潢池弄兵。閭左揭竿之變也。當時兩御史親臨其地。衣繡持斧。兵衛森列。能擒治首惡數人。卽衆皆披靡。鳥獸散矣。乃坐視其橫肆。不爲之所。反爲之發官帑。弛柵欄。以苟幸無事。獨歸咎於府佐。將令稔惡者益無憚耳。如聞江北諸郡。皆有此風。故借此一警之。來教謂宜重治首惡。撫恤良善。嚴禁私錢。俱於事理切當。已屬所司行之。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眼掠及催生杯二事。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廣異聞。外霑益事情。旣經所司摘參。理須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朝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爲斷。何嫌之有。卽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歷。十有餘年。人皆避嫌。莫爲之處。朝受其賄。暮卽參之。欲以滅其納賂之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爲之排解。十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爲之辯釋。乃僕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如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安繼榮或生事端。則安樂者之入霑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爲害。國亨雖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爲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啓釁端。自取褫奪乎。今但當據霑益部衆所推戴保立者。爲之題請。了此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早爲辨豁。待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末減。并莫州守亦并申

理今卽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已令來人寢之。迺西事。誠如翰示。公移各件。俱見遠略。諸惟鑒存。

答賈春宇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況常典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休。甚非得已。迺聖恩留諭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輒復就列。徐俟再圖。辱華翰。勉以大義。具悉爲國至忠。兒輩寡學。並竊科名。猥辱華翰。尤深感切。

答憲長徐中台

不穀比者。抗疏乞歸。羣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決去于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卽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爲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獎借過情。殊用爲愧耳。老母誕辰。猥辱記憶。小兒冒竊高第。實出御筆親題。不穀德薄。厚日夕兢兢。又辱華箋賜賀。不勝感戢。

答宗伯董潯陽

僕之菲陋。僇弱。往廁詞林。得隨長者後。徒幸簪筆荷囊。可供文墨而已。不自意徼時厚幸。致位台司。謬膺顧託之重。力輕於鴻毛。任重於泰山。受事以來。惴惴如臨淵谷。恐一旦顛蹶。以貽知己羞。茲賴主上聖明。中外乂安。苟幸無事。乃敢抗疏乞歸。冀得完軀以去。誠陳力就列。非敢賈譽於退恬也。雖奉諄諄懇留。暫爾復出。然惶懼之懷。終不能釋。頃賢郎至。辱華翰獎借。爛然盈楮。不匡其所不及。而假其所不能。讀之使

人汗流浹衣也。兒曹寡學，幸附令孫驥尾，偕致青雲。僕之奉教於門下，有年矣。於賢郎謬有一日之雅，今兒曹又在世講，未僕之於翁，相契豈有量哉。辱惠厚儀，不宜抗拒，但比來交際久廢，輒敢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并布區區。

壽陳松谷相公

恭惟台師頤重邱園，望隆朝野。日者長公太史，乞恩歸覲，仰感聖懷，念舊學之忠勞，嘉仙齡之增衍，特頒異數，用介壽筵。誠曠世之希逢，熙朝之盛典也。至於橋梓傳經，繼升講幄，銜恩策駟，耀寵庭闈，又詞林未見者，載之史冊，以爲侈談。矧正夙荷甄陶，親逢盛美，其爲慶幸，萬倍恆情也。正猥以菲劣，謬膺重任，夙夜兢兢，若臨淵谷，頃扈從山陵，還懇疏乞骸，冀以少休，冀力獲免，顛躋乃不蒙俞允，致塵聖母慈諭，申命諄切，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然力竭而馳驅不止，將不知其所終矣。辱在門墻，幸有以教，不腆薄幣，階長公而布之台座，少致岡陵之祝，惟鑒其誠悃，曲賜麾存，幸甚。

答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士

別楮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于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冀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用哉。辱示略陳所以，自是誠宜忘言矣。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冗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縲。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又安。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逖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纏日鋼。歸宿無期。舐悵舐悵。劉道長九澤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閭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之事也。承差旋肅。此附候。奏對拙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寄呈一覽。別有專啓。付令嗣中書君處。想當寬便。以達左右。萬里緘書。不勝馳慕。

答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廣中舊將。唯陳璘獨存。羅旁餘孽未靖。尚須經理。未奉教之先。已屬本兵議覆。戴罪立功。自贖承教。蓋先得我心之同矣。林賊事竊謂公既密圖。不宜又騰之章奏。致有漏泄。方欲寢奏。而差人已投進矣。賊甚狡。而廣人貪功寡謀。向以敗亡餘卒數十百人。直泊近澳。竟無有睥睨之者。公謂諸番之計不成。彼無所容。必復反於廣。反則擒之。僕固未敢以爲然也。廣西官鹽事領悉。

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

兒曹忝竊。猥辱遣賀。深荷雅情。厚惠概不敢當。謹領紗鏡及佳刻三種。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啓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寢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心。僕嘗欲論著其說而未暇。今讀容製辯疑。則多與鄙見相符。蓋僕至是可無言已。敬服敬服。

答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效勞。諸君奉旨加恩。銓部以冗。遂忘題覆。茲面促之。始全據具題。請加級陞補。一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爲貢行。二爲吏員。部擬三司首領。僕皆特與府判。他俱類此。蓋不如是。不足以勸有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書言人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僕嘗以此入告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特愛具道。所以游君。卽加銜。代陳大參督催。爲大畀地。運同缺。先已推補。曹鉞俟兩淮有缺。卽用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尙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沖。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姦益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扞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姦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尠。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

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卽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與楚布政馮修吾

兒曹忝竊。前已承厚惠。茲不敢重冒。謹用返璧。幸惟鑒原。外黃州問革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素以才高。見忌鄉曲。以致陷于文罔。非其罪也。惟仁人酌宥之。餘不悉及。

與楚撫院王見峯

黃州問革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初以衆毆父母官。爲向道長劾奏。問發口外爲民。比時行法之初。見其情重。遂從所擬。後廉知其爲鄉曲所忌嫉。坐以重罪。殊爲誣枉。且其人乃瞿憲副之子。文學甚優。其子亦有奇童之稱。母老子少。身當遠涉。僕聞而憐之。渠有辯疏。聞憲司咸知其枉。欲爲末減。按院朱君亦將允之。但事關兩院會行。而公以其事奉旨。特難于翻案。竊謂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若果冤枉。宜從辯豁。僕亦不敢固執前旨。致令天下有冤民也。幸會按院審處之。餘惟鑒亮。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賢郎廕典事。銓部據例執奏。奉特旨允從。乃異恩也。夫上之注念于邊臣如此。諸公抑何以仰答乎。

答兩廣劉凝齋

八寨奏捷。西鎮將士。不爲無功。但其敍錄稍泛。承教謂近日邀功希旨者。宜漸約之。深合鄙意。科中以奏

報異同。疏請行查。議者遂謂公銜巡撫之不候會本。輒先入奏。故有郤。殆以私意相窺也。暹羅夷使所呈林賊事三件。渠來中國數年。職爲通事。非彼中要人。所言未必得其要領。但言其用事者姓名。及甘波蔗云云。似有可採者。謾附以備幄算之萬一。非以爲奇也。

答保定巡撫張濟東

亡弟南歸。辱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頃有頑僕。擅行飛票。騎坐官馬。卽擒送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俱發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皇上。子惠窮民。加意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食旅舍。蓋上之約已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爲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兒去歲歸試。一毫不敢驚擾。有司。此臺下所親見。卽亡弟歸。亦皆厚給募資。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愚。家人往來。有妄意干澤者。卽爲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徇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旨查朝覲官遣牌馳驛者。久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

答河道潘印川

辱示進鮮船隻。誠於築壩有礙。惟早行則兩不相妨。已屬司空議覆。但事干內官。動以遲誤進鮮爲詞。必不得已。先選舟數隻。停泊壩外。以待盤撥可也。武職陞級事。已屬本兵議處矣。

答臺長邵梅墩

辱示行取各官考語。具服精鑒。常君者。固僉憲昔誠以訊盜事。控之于我。方詆其短。復訪常之所執爲真。故徵用不遺。今奉教。自當置之妙選也。

答承天守備樞使王涵齋

陵工告成。費省工堅。地方受福不淺。此雖在事諸公之功。然就中調停處畫。公之功多矣。頃於皇極門閱視新工。司禮馮公張公。及工部諸公咸在。語及顯陵事。不穀因舉平日所言。公與楊君節省忠勤。成此大事。費不當先年之什二者。對衆昌言之。馮張亦亟爲歎服。且云。昨已奏之聖母皇上矣。內外在事諸君。咸嘖嘖稱之不已。惟公英聲茂實。騰於朝著。敬服敬服。前奏陵府教尉。卽屬本兵議留。

答宣府總督鄭範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士蠻素無遠略。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態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略。習邊事。俟有缺卽補。不別推也。鎮口堡開礦事。公所論咸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礦。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雖得礦。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死犯禁。況邊徼之外。犬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於將來。尙煩公之籌慮。人旋草草。番文三紙。仍附納備查。統惟鑒存。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逋盜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僉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盜。故卽畀以該道之重。今其效乃爾。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秦和盜發于公未任之前。今愆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答石麓李相公

弟遠遠光儀於茲十載矣。以綿力負戴之不暇。無能時時修問左右。以自罹於疏薄。無所逃罪。翁不加督。過已爲厚幸。乃辱尋舊盟。懷之以好音。臨之以重使。豚兒忝竊。又承厚情。繾綣珍貺。駢蕃益彰。弟之不德也。愧感愧感。弟以譴劣。謬肩重任。恆恐中道顛蹶。有負夙昔期許之心。茲幸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蒙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使旋草草附謝。鄙情薄敬。肅具別楮。統惟鑒存。

答楚撫院王見峰

頃者陵工告竣。仰仗鴻猷。費省工堅。功高賞薄。尙當有待也。承教示一一領悉。謹款復如別幅。統惟鑒存。一五開之事。實林維喬寡謀以激之。若使當劉應被刺時。佯爲查處行刺之人。而徐徐撫定之。亦必無事矣。今該道既認能處。姑待之可也。

一德安藩宮災事。前偶有所聞。故直以奉告。今從寬盡法。在公自有鑒裁。但事已隔歲。久而不決。將來恐他人發之。今似宜速了。且主上睿聖。若其中有隙。亦難逃于日月之明也。

一楊安誠既有華容例。具題相應。

一屯田道事。併之驛傳。誠爲省便。沈君有缺。卽補。必不久淹。若俸資已及。他轉亦可。

一留守司。卽進表一員。可裁也。

答順天張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明旨所查。惟朝覲遣牌馳驛者。卽所參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概及其他。恐干連人衆。所傷者多。今姑爲隱涵。後若再犯。卽達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頹俗。久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爲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致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諸君。屢奉嚴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頗損。故願諸公之毋舍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之自不爲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宣大之于薊遼。則地隔兩境。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勅者。則不在此例矣。辱垂詢。謹復。

答宣府張巡撫

辱手翰。貢馬已入。虜情馴服。慰甚。去年青酋。亦未赴邊。不來亦省事。不必責其親赴也。張剛留任。別選獨石。俱屬本兵議處。近得西部消息。言順義病已沈。錮部下酋長。各自爲心。此酋死。虜中當大亂。恐土酋將乘其敝。諸制禦方略。願公預圖之。務練兵積食。密於自治。以待其變耳。

答憲副吳道南

前承翰。既已具復。所璧厚惠。仍希查存。茲手翰。一一領悉。順天撫按。奉旨查覈遣牌馳驛者。十餘人。而公與焉。不穀知之。委曲多所涵宥。惟量用數人。以應明詔。然公昔別時。謂自行雇募。不煩有司矣。乃又挂時議。何耶。朝廷法在必行。後宜慎之。恃厚以告。幸惟鑒原。

答司寇王西石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猥辱翰貺。深荷盛情。兒懋修前過貴縣。得望見下風。卽承鑒獎。以館閣期之。今果冒忝至此。伯樂一顧。遂成駿品。感謝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躋之逼及耳。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啓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僂弱之軀。終不知所稅駕矣。奈何。佯來。諗慈闈多慶。福祉日臻。翁聚順承顏。起居休暢。慰甚。人旋附謝。別緒侑柬薄物。統冀塵存。

答河道潘印川

兩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膚功。固不待言。然亦藉督漕同心之助。況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之代江者。亦卽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覆思之。莫如洋山公爲宜。此公虛豁洞達。昔在廣中。僕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鎮壓。二善也。留京參贊。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卽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卽旦夕回京。亦不過添注管事。駢枝閏位。何所用之。不如卽代洋山。是身不離南中。可以鎮異議。屬人心。此中八座虛席。一轉移間。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慮之已審。故違部議。而請上行之。恐公不達鄙意。敢布腹心。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示。恰曾東行已止。深慰懸慮。頃者奉書。謂欲止其行。須得真情。曉以利害。乃中機括。今其本情。乃順義。

左右欲借事遠之。故公一爲點破。而彼心遂悟。所謂咫尺之書。賢於十萬之師也。仰甚。然細查虜情。順義部衆。已離邊圉。自此日多事矣。願公之留意。而熟圖之也。

答山西徐巡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護送。都臺卽欲據揭併參。不穀喻之。乃止。原揭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傳驛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見德於人。而又有累於己。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爲也。公嘗告我曰。今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尙未丕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聽其言。今若此。非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彊毅。而猶若此。況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亮。

答太僕羅聞野

向承示牧地事。卽一一擬旨舉行。趙卿已該督府疏留銓部覆允矣。乃又以乘傳被糾。不得已。爲請恩於上。薄譴留用。渠果能終其事而有功。自不妨于他日之顯擢。不然。將來寧無議其後者乎。須示以朝廷之意。令其加意策勵可也。更置問屬疏。已屬所司議覆。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向承教粵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忘身徇國。不勝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略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斂戢。而不敢復興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覺多事。且瘴癘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

公鴻猷偉略。優游留省。無以騁才。而河漕重任。比之東粵。尤爲緊要。先朝嘗特遣重臣經理。且二三年間。僕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須素有威望者繼之。庶可以行僕之意。而終潘之功。博求中外。無如公者。故暫借經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虛。一轉移間。其勢又甚易也。恐公不達。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于左右。故略布區區。萬望鑒亮。查減會用。夫馬疏大有裨於民生。已屬所司議覆矣。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閔閔之盛。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斬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卽檄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答兩廣劉凝齋

近得閩中信。林賊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與暹羅相疑。掠其船五隻。走八佛丑海嶼。在彼造船。此時東浦寨與暹羅合謀圖之。欲擒此賊以獻。不知的否。果爾。公但以靜待之。不必又差人往圖。致生得失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借重閩中。已及三載。擬將簡置內臺。覬以助僕之淺薄。忽聞令先公之訃。無任怵怛。且二三年間。僕將復有明農之請。不能爲國家早進賢俊。置之周行。卽死有餘憾矣。惟公罹此大痛。不審體中何如。幸割懷以禮自遣。人旋草草附唁。并以薄奠。布之令先公几前。統惟鑒亮。

答保定巡撫張濟東

辱翰示。領悉。聞堡茂等衛有站馬軍。深爲民害。今驛傳旣清。則此項事。似在可省。幸查明疏請。亦可推之畿輔諸郡也。

答司空陸五台

前沈翰撰至。辱手翰。情款藹然。令人遐想。春間扈從山陵。歸乞駭骨。乃不獲如願。而屬任愈重。閣東老特策鞅不休。誠不知所終矣。兒曹寡學。冒竊非望。伏承嘉問。彌切愧悚。厚惠概不敢當。并前沈君所將。俱璧諸使者。拙稿末有乞歸本末。謾附一覽。

又

今歲傳臚小兒。卽少時妄對隱士。絕無才者也。公當盛漢之隆。而龍蟄螭屈。不一建立于時。得無爲兒曹所誚乎。一笑。懋修謹按。隱士無才。諱語。乃是懋修童子時。侍業師高士。及五台年。伯於坐。業師出對示懋

修曰。書生宜立志。乃卽對曰。隱士絕無才。業師不曠也。但改無字爲多字。故一坐盡大笑也。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馴夷之道。譬之蓄狗。馴則飼之。驚則箠之。箠之而馴。則又飼之。上谷虜情。微與雲中有間。向來每從優假。以致桀驁。若竟從姑息。則狂獬無知。便謂我畏之而益肆矣。今該鎮此處。極爲得策。足以折其亂萌。挫其狂逞。且有裨於貢市不小。皆受公之成算也。承示不勝仰慰。人旋草附復。總戎原帖。納上。

答三邊總督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微爲有間。款貢之議。始於順義。故事每優假。套虜初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懇乞。黽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覬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厚撫而優遇之。豔于求索之利。遂蒙覬望之心。昨延鎮卽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間。搗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貢以來。內無搗巢之患。外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卽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況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敝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賁之。凡以爲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效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士蠻之策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沓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闕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己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懋修曾記破家時。有一部堂訊獄曰。汝先大夫與戚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遞進。意欲何爲。莫非反狀乎。懋修答曰。邊烽警急。宰相或不得堅臥不省。部堂意阻。今觀先公與戚書。留神若此。宜人之致疑也。然戚帥廢歿後。朝議猶以名將稱之。錄用其子。于是見公道。非私比矣。

答藩伯徐中臺

承示大監聖公橫索驛遞。今內官勳臣。小有違犯。動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避虜賊。有司亦莫之誰何。以其爲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爲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踰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爲持法之公也。

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辱華翰。深荷雅情。別揭所言。驛傳宿弊。可謂曲盡。大疏卽屬本兵議覆。必痛加釐革。而後積蠹可除。地方蒙利也。公事事留心。具見忠猷。不穀忝辱素愛。不勝欣仰。

答藩伯賀澹菴

辱示。領悉六合之事。撫按俱有行。未必盡撫君意也。昨奉明旨。止用迎送一節。爲邑令罪。並不深究。所迎送馳驛之人。凡以爲執事也。況領勅官。自合乘傳。于例何違。承示追尋往事。似屬過疑。宦海茫茫。萍踪偶值。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矣。何足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若如執事追往慮來。冰炭滿腹。宇宙雖大。何以自容。向者晉中貢士。黜者已三人。不穀爲執事慮。故急以奉告。此自出不穀相爲之衷。亦絕無所聞也。楚中僉望已久。幸遄發征。麾以慰引。領無事盤桓。原勘合奉納。諸惟鑒存。

答浙江吳巡撫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等。二三年卽拜中丞。列于九卿。開府兩浙。此主上之殊恩也。未有勳庸以報知遇。卽

納履而去。忠義之士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畀之于公，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之，以爲潔，豈朝廷有負于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勞，方伯事致卻，今見勞亦大用，內不自安，故去者，此又非大人之宏度也。廉藺寇賈，亦居將相，勢不相容，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昔公與勞，徒爭禮讓微節，非有宿怨深讐，不可解之釁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並位，不相容之勢也。萍浮江湖，一擡而去，卽隨風分泊矣。何嫌何疑，而必欲相避耶。明主在上，方翁受敷施，循名覈實，以興太平之治，願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之簡用，僕所薦也。竊恐執事者不究于忠義之節，而湛于世俗之見，以扞當時之文罔，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焉。書陳惟執事圖之。

答宗伯董溥陽

賢郎春元至，再辱台翰，詞旨愈溫，意義甚厚，執禮愈下，垂獎愈隆，甚非淺薄所能堪也。捧讀再三，感忤兼抱。兒曹傲時厚幸，並登仕版，而懋修又躡居文孫之首，簸揚糠粃，殊爲慙汗。聞之申相公云：翁年踰七袞，鬢髮如漆，精神步履新銳，少年弗逮也。何得天之厚如是哉。顧經綸之業，掩于當年，則以付之賢郎，令孫矣。承惠謹頌白粲佳綿，餘輒歸之主藏，推食飽德，挾纊懷恩，何所報。賢郎旋附謝，別具侑束，統惟鑒存。

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陳道長差人至，辱華翰，領悉。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願吾賢勉之。

而已。

答臺長陳楚石

差人至辱手諭。一一領悉。巡檢官職雖卑。關係甚重。此官若得其職。則詰盜察姦。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淺鮮也。況近奉旨清查路引。嚴謹關隘。則此官尤當加意者。亟宜題請修復。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答審決江南帥御史

承問新舊強犯。應決應辯者。遵旨從事。無容別議。惟中間人非善良。而賊屬影響。事起株連者。誠難便決。宜再加詳鞫。另作一疏。開其可生可死之跡。欲殺不忍之狀。請旨裁奪。或照恤刑例。饒死充軍。或姑照舊監候。以俟日久。或得真情云云。則積年重辟。可以開銷。然亦不可多也。鄙見如此。幸惟裁亮。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僕平生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沈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何公之惓惓於僕也哉。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之於公。非敢僭謂知己也。而公以知己待僕。夫使公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人之所以酬知己者。固必有道矣。臆貺終不敢當。仍璧諸主藏。幸惟鑒原。

又

黃酋桀驁。殊爲可惡。然聞此酋素狂躁無禮。倏喜忽怒。彼見其父病中。與之修好。遂忽休。妄言。然非有謀。畫素定也。但安靜以馭之。嚴備以待之。毋輕徇其請。毋激致其怒。彼計沮氣衰。將自斂矣。近聞已就羈縶。

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曾桀鷲。詳觀來文。與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黃曾狂躁。反覆不常。乃其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計沮氣衰。伎倆已盡。自當入苙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書順義。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卽簡銳擊之。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又聞王把總者。頗非忠信。陰陽其間。以規重利。其所言。亦難盡信也。今想已就羈縻。得勝市不知何時可竣。

答張巡撫濠濱言士稱知己

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沈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引拔者。往往用餽遺相報。卻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及不能彈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材也。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酬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平生哉。承華翰云云。類以僕爲知己者。其所自期。皆古大賢烈士鴻抱。非流俗人所可望也。僕不勝欣服。故敢冒陳其區區。惟執事者覽擇焉。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復自暹羅逃去。據彼國報。雖已喪敗。然猶能據島造船。爲入倭之計。則其勢尙強也。瓊山去彼不百里。踪跡易知。將坐待而擒之乎。抑出奇以致之乎。去歲承教。謂不出今年。必縛此賊。在公必有勝算。僕不敢遙度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順義并恰會番書。領悉。黃酋孤窮之虜。無馬可市。但肆言恐嚇。欲白騙耳。今既稍有所獲。來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無足爲輕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挾之計。然此虜輕躁寡謀。驕盈已極。若以計圖之。亦可獲也。薊中近來防禦甚嚴。昨承教。又已申戒之時。已迫冬。尙無結聚之形。或不能大舉。然做備無時。敢忘辱教。謝謝人旋。附此諸番文三件納還。

答薊遼總督張峒峽

辱手翰。領悉。諗節鉞臨邊。夷情安妥。慰甚。黃酋近聞已赴西市。惟鎮靜以處之。彼之伎倆。有盡。終當入苙也。差人回渠。有何說。若只尋常誑賞之言。惟付之不聞耳。土酋已入遼左。薊門亦甚戒嚴。西酋諸部。皆有隨行者。聞順義宿疾。又發。冬春之間。恐難起也。

答陳松谷相公

往者。肅幣奉祝。殊愧不虔。乃辱台翰。遠貽深用爲歉。謝疏已如命封進。旋奉宸綸。眷譽書之史冊。焜耀百禩矣。正猥以疏庸。謬肩艱鉅。恆有顛仆之虞。又久握魁柄。日夕兢兢。向者乞骸之請。萬非得已。今奉聖諭。

暫爾羈留。明歲將復尋初志焉。辱在門墻。敢罄私曲。

答翰學陳玉壘

伴至辱華翰。深荷雅情。諸所獎許。雖極爲過情。讀之愧汗。然於不穀。惓惓許國之丹。則可謂獨觀其深矣。他年願乞公言銘吾墓焉。感謝感謝。詢之來使。知我師翁。福履茂綏。神理愈王。耄期之壽。勿問可知。公昔者親承天寵。奉尙方之朋錫。萬里歸歡。乃人間稀覯之盛事。寧親之心。已無不罄矣。簡書有嚴。尙當遣發。征麾還事。講幄勿復依依。久戀庭闈也。懋修謹按。玉壘起服。歷至拜相。不肖當遵先公預訂銘墓之遺言。以乞文於相國可也。而家貧蹤危。且恐以嫌疑累相國。遂不敢也。然相國久已騎箕。挂劍之義。附之冥漠而已。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華翰。領悉近聞。青把都白洪大。俱遣其心腹人於順義處議事。不知所議何事也。幸差人密偵見教。餘冗不悉。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正月初五日。上齋宿于文華殿。是日大風。黃塵蔽天。上遣文書傳諭云。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先生說。可申飭邊臣。加意做備。欽此。謹傳示左右。幸欽遵施行。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青曾等見順義。本爲己事。其言屬夷盜馬云云。僕前書奉啓。固料其爲託詞也。公所以應之。極爲得策。仰

甚。黃曾部衆作賊。我所擒者。係彼至親。諒所欲得者。且勿輕與之。待順義罰處如約。另立誓詞。將往年橫索等項。一一改圖。然後遣之。前奉聖諭。方以邊事爲念。會華翰至。卽封上御覽。以見公籌邊之功。此後如有重大虜情。密示於僕者。宜具銜稟報。當卽以原帖封奏也。若十分要緊事情。卽手書無妨。惟鑒亮。

答薊遼總督張峴峽

青曾見順義原爲己事。乃索我通書。託言屬夷。殊可惡也。如再來纏擾。只以禮拒之。毋曲徇其情。致墮姦夷之計。來諭謂戰可恃而後和可堅。最爲得策。惟公著實行之。不徒爲目前支吾之計。邊圉幸甚。青曾東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載甲以行。委屬可疑。已行該鎮防備。北路缺。未奉命之先。本兵已推董一元。此人亦可用也。

答宣大巡撫

前據薊報。滿五大等。往屬夷營祭神。到卽入犯。其來甚速。蓋掩我不備也。青曾狡詐多端。與東虜合從。情狀已實。但其身未親行。故往往用以自解。宜時時偵其嚮往。以便防禦。未可遂信其無他也。聞去年黃曾欲作賊。問於順義。順義亦答云。宣大是貢市地方。不可輕動。他處我不管。推此言之。則雖順義亦不能盡縛諸曾手足也。宣帥已屬本兵留用。此君論才可用。若素行誠爲欠端。賄求鑽刺。皆有實跡。先後開府。未有不中其餌者。今但取其才耳。然今後亦須奮勵自檢。以保晚節。此時宣大無警。爲將者亦不專取勇敢。撫綏士卒。繕甲治兵。必廉而愛人者。乃能得士心。備緩急。若徒以其剝下媚人。諂諛鑽刺。猥云有才。緩急寧足賴乎。恃公知厚。幸惟秘諒。

答薊遼總督張崐峽

青酋既認二弟東犯。亦見畏順。俟其回巢。罰處爲常。然此酋與東虜合從。不獨今歲爲然。今雖罰懲。恐亦不能終禁。此後但責令探得東虜作賊的耗。卽飛報我知。使我得預備。亦足以明彼心跡。卽去秋土蠻入遼左。其中亦豈無貢市之夷。幸大同山西於市場上偵得消息。密以告僕。卽夙戒薊遼整旅以待。故無大失。然亦未曾深究西虜也。番文奉返。諸惟鑒存。

答南科吳公瑄

張真人事。委爲過舉。初時發自慈闈。不穀未敢驟諫。比因大疏至。乃從容爲上言之。卽荷俯從。追回差去。內臣然不欲以疏寢命。別擬旨行。其實蓋從諫官之言也。此真盛德事。亦宜令宣之。以彰聖德。餘惟鑒存。

答薊遼總督張崐峽

辱示。青酋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於順義處之。黃酋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蓋亦欲效東虜所爲。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並獲。故不平于心耳。渠去秋在雲中。亦曾明告順義。言欲作賊。順義答之云。宣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爲東虜所爲者耶。公所諭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朝廷之體。消逆亂之萌。須著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爲諸部所畏也。鄙意初謂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所能自了者。待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犬羊無信。惟利是趨。卽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卽飛報我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爲之備。卽今秋土蠻糾衆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賈大同高山西子貢市。

時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卽夙做該鎮。預爲之備。故虜雖衆。而在我無失。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青曾部衆東犯之事。未審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能保其不變乎。薊鎮屬夷。歲歲入貢。亦歲歲作賊。遼人不能歸咎于薊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惟在隨宜審處之耳。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三

答藩伯金省吾

惟公雅望宏抱。正宜及時樹立。以副夙昔期許。乃欲爲高蹈。非所聞也。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承示三鎮侵欺各犯。俱屬計曹。一如所擬題覆。賊俱免追。內有應決數人。亦從未減。數十年癰疽。一朝潰決。懲姦之義。赦罪之仁。斯爲兩得。公之造福於西人。德澤深矣。

答司成姜鳳阿

昔在詞林。宿承休問。中間青蠅點璧。每切不平。雖曾屬意臺臣。力爲雪滌。然不能招遣賢於邁軸。致逸足於衢達。斯孔子所謂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者。與愧歎。兒曹寡學。幸與哲嗣同登。奕世之交。殆亦非偶。伏承翰貺。感今懷昔。益用悵然。迫冗久稽。裁謝。茲公子錦旋。附致區區。厚意先已歸璧。統此申謝。諸惟鑒原。

答翰長公東塘

比者。計吏忽聞浮議紛如。莫知其所由興。不得已。有此處分。茲辱翰示。不勝歉恨。然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縷數。願且戢翼卑棲。翫飛固有日也。

答宣大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青會事得順義罰處。而中國之體自尊。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鳥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敵之道也。夫車決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公曉諭三書。皆中機宜。具服偉略。番文納上。統惟鑒存。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有或言羅旁東西三縣墾田。原題三年起科。但連歲多事。耕牧尙鮮。承佃者又多隔郡之人。若必照原議。恐力不能辦。昔蜀中九絲平後。亦未有三年。卽徵稅也。似宜調停少寬之。庶招來之民。得有定居。其言似亦可採。惟尊裁之。林賊近來消息何如。恐又成烏有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爲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敵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決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凡公所密示札。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李帥出塞之功。甚奇。又值大閱之時。戎車未踰於關。闕皇威已震乎遐陬。慰甚。本兵方按故事論功。必有顯陟矣。近每偵得西鎮虜情。卽馳報督府。夙有戒備。遠不及一一奉達。昨議處兵餉等事。部中猶執成說。咨於出納。特奉俞旨。兩河官軍感恩圖報。當有激於衷矣。承示大察。無恨之談。不知所自。隨已消滅。不足

芥蒂也。前與督府書，偶因他事言及，不意遂聞於左右。僕所推穀保全天下士甚衆，安能一一使知之乎。

答應天張按院

辱示運官被劫事。頃蘇松按院已直將本官論劾，若不得大疏存此說，則覆盆之冤，誰與雪之。該府素善隱匿盜情，陷人於死，而規脫已責，有人心者不爲也。撫按地方，凡事當一秉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乖理法。近日順德府唐山盜情，與德安王宮失火，皆以地方官欲避罪責，致使數十人破家亡軀，皆不穀之力。與申雪始獲生全，大略與此事相同。今當並行漕運衙門，虛心勘問，庶無枉縱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領悉。伏諗令望日隆，羣情帖服，慰甚。聞丹陽運官被劫，訪之輿論，咸以爲實，而地方官避失事之罪，徑坐運官以侵欺。原該府素善隱匿盜情，僕已久聞之。然規脫已罪，而陷人於死，仁者弗爲也。願公虛心秉公，密加體訪，毋使覆盆之下，致有遺照。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示，恰會東行已止。黃會病革，皆邊疆之利，公所處畫，悉中機宜，人旋草附。

答巡撫劉公國光

前大疏，首列竊盜三犯六名，比附律條四名。後開竊盜總數，云一十名，是並比附者爲十也。及開撒數，有連招二名，適符疏首六名之數，而止云四名，故旨云：總撒參錯不明者，以此非謂少四起二字也。聖明在上，庶事精覈，故僕不敢隱蔽。然公本欲了積年成案，勵精職業，此不過文移小失，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卽

如薊州武職。以撫賞官銀事。被誣永戍。既以辨雪。乃沈埋七八年。不與題奏。亦至公始與完結。此僕所深敬也。恐公不詳。所以或生疑慮。敢布腹心。

答周府宗侯西亭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謝謝高廟聖典。紀錄詳備。便非宋二氏所及。卽付史館採錄。顧不毅原題。止據訓錄所載。方敢進覽。他書雖傳信者。亦不敢入。則門下此書。固無妨於獨行也。承惠李氏易解舊本。謹珍藏之。餘輒附使歸璧。

答翰長張公程

昔三小兒書來。深念執事。謫遷屈辱。亟屬銓部。引寘留曹。不意再罹宿謗。恨隔遠。無能預爲消弭。茲承翰示。不勝悒快。願且順時自遣。翻飛固有日也。

答廬鳳按院陳公用賓

鳳陽火事。已從寬宥。官銀被盜。誣指廠官侵匿。坐令賠償。若非真盜擒獲。則覆盆之下。豈無遺照乎。宋伯華之罪。不可宥也。近聞江淮多盜。有司隱情積習。牢不可破。如運官李焜被劫事。人皆以爲實。而誣以侵欺。寘之重典。規脫已罪。陷人於死。忍亦甚矣。撫按以精覈吏治。摘發隱伏爲職。朝廷明見萬里。儻於他處發之。則當事者。無所遁咎矣。辱在知己。輒爾直陳。統惟鑒亮。

答按院張公簡

手教領悉。近聞大江南北。盜賊縱橫。有司皆匿不以聞。鎮江之事。遠近皆知。且聞南都已獲真賊。而撫按

官亦竟置之不問。丹陽運官被劫。而以侵欺之罪。坐於運官。寘之重典。此習不祛。將來盜賊愈滋。官司莫之敢詰。必釀成元末大患。此區區所深憂也。又近來江防稍覺廢弛。盜賊之多。蓋有由矣。

答鄭範溪

辱示。老會既有悔改之意。宜相機撫處。渠有妻喪。亦當弔慰。一操一縱。在公自有勝算矣。番僧失給欽命。圖書差誤。皆須奏改。夷情不得承訛襲誤。致失綏懷之道。

答宣府張巡撫

辱示夷情。具悉。青會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順義亦須與之會議。蓋彼爲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歸之。若一屬之青會。則彼以我爲外之。從而陰陽其間。或至差池。但密許青會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兩得之矣。承示馬價。謹悉。前所開三君。他日皆可用。昌州未諳邊事。僕初無意用之。公何所聞。人旋草復。

答撫院辛公應乾

承示贖書。不勝駭異。僕從來不以私干人。內親中亦無所謂李應龍者。此必京師棍徒。局騙木商者也。乞將投書人。重箠枷號。仍嚴提木商人等。鞠審來歷。照例問擬。具招見教。庶便尋究除根也。近來姦徒。詐冒愚父子者甚多。相知諸公。雖諗知其僞。竟從寬宥。又不以告我。致使姦僞縱橫。白受汚玷。鄙心深以爲恨。茲承照察垂示。此公相信之深也。感哉。但此書文理乖謬。圖書字跡。迥不如式。乃姦人之最拙者。辨之猶易耳。尙有巧詐亂真。疑似而難辨者。更望審察。惟諒僕平生。硜硜之節。於人絕無私語。絕無干託。則姦人自無所售其詐矣。原書納上。草草附謝。

答薊遼總督鄭範溪

兩奉翰示。知老曾深悔前非。其意甚善。彼既有遷改之誠。自不必深求矣。虜性貪利。一時乞求不遂。頓發惡言。然彼豈能棄重餌而食前言乎。況衰病侵尋。意在偷安旦夕耳。亦何能爲公駁之。操縱張弛。極爲得策。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以忠耿自誓。無任竦服。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潔己愛民而已。願公懋之。鎮江賊情。乃去秋事。九月間。南都獲巨盜蔡朋等。供係劫賀氏賊。已發蘇州府審認。僕從去年卽知之。而云發於十月。此該府欺公也。前屢奉明旨。寬捕盜之限。又許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惟是隱匿者。必從重治。惡人臣之欺也。奈何此習。牢不可破。而該府爲甚。但欲規避罪責。遂縱賊不捕。故至今不獲一賊。殊可恨也。如此不禁。將使盜賊益無所憚。被盜者不敢聲言。以致釀成元末大患。皆有司避罪一念爲之也。奈何視爲細故哉。又聞句容亦有越獄事。逸囚已獲否。統惟查示。

答南臺長郭熙宇

辱示大疏所刺。殊快公論。卽屬所司議覆矣。

答翰長公東塘

辱華翰。領悉。今雖暫抑。翻飛固自有時。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勝數。卽宜詣闕聽補。無事徘徊也。人旋草附。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爲未便。況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於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鮮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答河漕凌洋山

近聞淮鳳民饑。主上覽南科疏。惻然興念。急發南儲以賑之。并及江南。以廣布上德也。行後。聞南中二麥有收。歲以無侵。慰甚。安東仍舊。未爲不可。大疏卽屬所司覆議。頃得河南撫臺揭帖。言宿州賊情。謹封附一覽。此地古來多盜。若如來揭所稱。殊爲可駭。宜及早撲滅。勿致滋蔓。李焜事彼中。撫按皆堅執以爲烏有。必不掣賊。殊可笑也。虛心體訪。久當自明。惟公留意焉。

答河道巡撫褚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牛希尹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以概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二司乃不以其賊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於隔省巡鹽。故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劾。與前特疏論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何嫌於不發乎。以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親。其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虧枉。在本管撫按。猶宜爲之申雪。若彼此約會。務爲雷同。則特立獨行之士。寧不爲衆毀所鑠乎。又近旨申明先審後劾之例。望著實奉行。此後吏治當益精覈矣。大疏以中州逋賦。請恩蠲貸。計曹題覆。未能盡從。

頃而奏主上。惻然興念。渙發德音。悉行豁免。并大疏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此主上浩蕩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爲可駭。頃卽移書淮揚撫按。亟爲協捕。此地古來多盜。不早撲滅。將至滋蔓。不可不慮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前參宗室出城疏。卽屬都臺議處。會科中亦有疏論擬。俟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爲挾詐之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旣已喙兌。難盡從越關之例。止可將爲首者重懲。餘姑未減。而行查教唆主使之。人以伐其隱姦。斯亦足以示儆矣。凡今朝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含蓄。有關係。非謾言者。撫按諸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辦哉。徭役冊。謹領。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承示。欲爲僕建坊表宅。深荷雅情。但數年以來。愚父子表坊。已六七座。僕無德於鄉人。而損公儲。勞民力。日夜念之。寢食靡寧。今諸役已就。冀少寬民力。若又興此役。是重僕不德也。況諸所應有者。已橫溢無少欠缺。何事濫予以病民乎。萬望俯量愚衷。亟行停寢。得遂所辭。踰於百朋之惠矣。已寄示敬兒。卽台檄已行。大功已舉。亦懇請已之。使旋。附此陳控。并謝盛愛。統冀亮原。

答總督張峴嶸計虜酋鈴束其支屬

賤眷小兒至京。猥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酋橫索事。前偶有聞。卽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甘罰處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鈴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則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

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夷一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前主上偶聞南科疏。惻然憫念。遂下賑濟之令。如戶曹所擬。南部所發。惠豈能周。承示惟查災重而麥又無收者。方與賑恤。則仁有所先。而全活者衆。幸甚。李憲副篤實君子。但以久病乏嗣。每懷歸念。故假金紫以榮之。幸公爲之題請。獲遂所願。外新陞徐州同知丁景芳。雖出身刀筆。而有異才。極善捕盜。前在江西。擒花園巨盜。陞寧州判官。又有功。昨起復赴部。會宿州地方多盜。僕屬銓部。卽陞補宿州。乃太宰誤聽。以宿州爲徐州。遂陞徐州同知。用違其才矣。公視其果可用。不妨改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以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嘗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卽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卽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及報不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間。撫按始知之。是會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朋。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會失事否乎。范良呂袁漳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爲解。乃其贓固獲於浙中也。

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情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於揚州。再發於太平。今三發於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所塗。乃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答薊遼吳環洲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黠夷橫索。法不可縱。須熟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動出萬全。故至今虜衆帖服。昨得周巡撫書。其言迂緩而無當。幸密授李帥計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衆。今亟宜措畫。以備秋防。若曹簠之輕躁寡謀。免死爲幸。亦宜重懲。勿事姑息也。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新縣稅糧事。始知其中委悉。當時措畫草率。惟務墾地起科之名。不爲經久之慮。那借湊補。徒支吾目前。何以善其後耶。似宜明言其弊。定爲長計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承示順義諸酋表貢已入。夷情益加恭順。慰甚。早市因懲於去年之失利。但恐別有隱情。亦望密偵見教。五月初旬。京師連朝甘雨。塞下不知何如。前承教。梅憲副別轉。欲以王卽代之。甚善。奈銓部已別有推用。難以再更。王君當處之囊中。俟從容簡拔也。邊缺不能停久。此後公有欲推轂者。宜預期見教。俟有缺而後圖之。晚矣。蕭上谷邀過貴鎮。面訂邊事。甚善。事有常密議者。不妨先以見示。然僕凡處事。初無一毫成

心理之所在。舍己從人。亦無一毫係吝。況邊事關係甚重。須彼此虛心商量。又不可謂事出鄙見。黽勉相從。不復質論也。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一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鄉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卽欲今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脣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惟高明擇見焉。

答巡撫辛慎軒

辱示。知畿輔饑民。已蒙賑恤。慰甚。頃甘澤已沛。未知霑足否。礦洞事。前偶以參將所控。附聞以俟鑒訪。非敢有所庇。如其事果實。自當追論。但免其提究足矣。且殺傷官軍。聲勢不細。亦宜奏聞。不可隱也。

答王西石

賤日猥辱垂念。既以厚儀。不敢例辭。輒用登領。謝謝。年來賤體。日就衰憊。望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任重。求釋不得。譬馬力已竭。強策鞭於修途。誠不知其所終矣。緬懷高蹈逸踪。豈勝嘆羨。老母仗庇粗安。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思歸。每談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嘖嘖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潤。近覺稍壯。舊患漸除。但力弱。尙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雅

情使旋附謝。別楮侑柬。殊媿菲褻。統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頃兩奉翰示虜情。一一領悉。此事順義既認罰處。庶可結局。但口口二酋終非馴物。在上谷須時加儆備。尋常撫賞。無失恩信。但來作賊。卽執而戮之。彼款順得利。而作賊有害。自然帖服矣。五臺布施之請。自方金湖在鎮時。已言之。僕皆不允。恐虜入內地。啓釁端也。今聞彼不差頭目。但差喇麻僧二人來此。亦或可勉從。但須不帶一虜乃可。然且未可輕許。若已阻之則已。如再以爲懇。可婉諭之。此事我邊臣不敢擅專。當啓聞政府某公。面奏聖上。奉有俞旨。乃可如議。差人來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遠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大蠲之舉。僕日夜以爲念。俟各處清丈俱完。或另有一正大題目。然後請旨行之。差役文冊。略覽一過。具見經理之密。中間處分孔氏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俱不朝賀。孔氏何必親行。朝廷亦不必借此以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爲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詢各會貢馬。旣陸續俱至。卽宜照節年事例進貢。□□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旨赦宥。然後許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旣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也。擺會另勅。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把都旣死。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會尙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橫索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未定。虜情叵測。用開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定。又當謹守韜鈴。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環洲在鎮時。僕卽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尙未成軍也。願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概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

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怨。對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況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答宣府巡撫張峒崧言虜情

中路夷情疏。已下部議覆。北路想亦完結矣。頃又思夷情變態不常。在我處之。亦不宜定爲一例。貴隨機應變。操縱適宜可也。先年打喇明安事。順義不候督責。卽盡法罰處。朝廷嘉其忠順。故以所罰頭畜。盡數給之。而作歹夷人。亦縱釋弗誅。此後遂以爲例。昨西鎮丙兔事。亦卽倣此。竊以爲善奕者。局面屢變。朝廷恩威。當使人不測。乃爲勝算。今北路事。不知作何處分。聊獻警言。以備採擇。惟高明裁之。

答巡按龔公懋賢

手教。一一領悉。李公博大寬簡。聞望素著。從兩司授分陝之任。當時以爲得人。乃去歲無端爲人所指。今春臺諫論拾。煩言益滋。或云。議始於舊茶馬之不協。果爾。卻非公論也。頃科疏下部。鄙意徑欲留用。乃銓部謂疏中。既有未明錢糧。宜與一勘。待其心迹昭雪。用之未晚。故黽勉從之。公今旣灼知其誣。幸速與勘。明旋卽推用。不然。竊鉄之疑。終身爲累。後人將復用爲口實矣。往時劉凝齋在福建。爲南科指摘。亦解任聽勘。賴商道長爲之勘明。隨卽起用。今爲兩廣總督。而於言者亦無所傷。近二司以至州縣長佐。鄉貢雜流。勘明復用者。不可縷數。況九卿大僚乎。牛希尹。幸一體勘雪。宜君華州疏。俱屬所司議覆。人旋病不能手書。口授不悉。統惟鑒存。

答薊遼總督張崐峽

中路罰處事。部覆已上。前因聖壽。故少遲耳。北路事。必從順義處分。乃爲妥當。各會久處塞外。不得入市。彼亦自累。我但嚴備以俟之。終當入苙也。東犯消息。出於哈會之口。必爲真的。已密報該鎮。夙爲戒備矣。若有緊切的耗。幸一面見教。一面卽報環洲公知之。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前得上谷虜情。卽屬本兵奏報矣。近得張崐峽書。通官自哈不慎營回。稱東虜果差人來會話。哈不慎言。今年占卜東行不利。本會或不親去。其衆必有去者。灤以東。並須戒備也。曠徒今已擒獲。卽宜具奏。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田糧覈吏治

先後得華翰。並手札二函。一一領悉。清丈事極其妥當。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旣易辦納。小民如獲更生。公爲東人造福不淺。卽有豪右小稱不便。乃其良心。亦自有不容泯者。事定之後。羣喙自息矣。諸有勞長吏。卽屬銓部紀錄。皆作正薦。後必有以償之也。岳君清介而性褊。不諧於衆。薦之允宜。但係聽調人數。不知各省亦曾薦有此類否。青州二守。昔錢道長亦亟稱其賢。處吾囊中矣。膠守昔宰盧韶。聲望烜赫。去歲銓部品題各長吏。僕已批定行取矣。乃銓部又詆其矯飾不實。遂止擬陞。想其人露才揚己。故所如見忌。據單開穢跡。寧止褫官。非公預行訪勘。則覆盆之誣。誰與伸之。以此知前旨先勘問。而後論劾。最甄別糾繩之要。但撫按諸君。不能著實遵行耳。然此官雖蒙昭雪。而誣善之人。亦宜究處。若託人廉訪。亦當追究開單之人。庶頑讒知警。善類獲全也。整飭武備。疏人名差。錯已令差人於通政司取出。改正封

進矣。人旋附此。良晤伊邇。諸不具陳。統惟鑒亮。

答宣府張峒峽

口口諸酋狡詐異常。罰處一節。必不能盡奉順義約束。故欲俟哈酋回。而混賴了事耳。待旨而後許市。誠爲後時。但恐彼之罰處。未能如約。則我亦不可遽爾許之。竊料夷情。久或致變。公宜亟整擿士馬。爲虛聲以伐其謀。如彼果有不測。則我亦有待之。此所謂先聲而後實者也。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辱翰示。并擲還原啓。俱領悉。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卽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覈詳審。未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箇一了百當。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參。將此件不必入參。正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月之內。卽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奏未晚。人旋賤恙尙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答宣府張峒峽

承示虜情。入犯消息。出于虜婦之口。必爲真確。已馳報該鎮嚴備矣。口口罰處事。遷延不了。哈酋豈能久待耶。近聞俺答婿宰生。與東部構隙。其事竟何如。幸差人偵實見示。餘不具悉。

答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令甥張參軍來。辱華翰。深荷不忘。賤體入夏卽病。住葺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弱質。謝才久。肩重任。筋力旣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蹶耳。頃欲藉此乞骸。乃主上先覺此意。頓遣中使。薦賜

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啓齒。不得已。遣從趨朝。擬俟來年。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聞翁夏間。亦小違和。計今已勿藥矣。賢郎南行之便。草草附候。

答薊鎮鄭範溪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亦已就緒。則三鎮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會處置上谷。罰處甚力。此順義之忠也。乃□□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來張本。

答宣府張峴峽

辱示。口會既甘。罰處宜從寬宥。此番操縱。悉中機宜。虜伎倆已盡見。以後恩威互用。予奪迭施。在我自有勝算矣。麻帥力量擔當。足稱專閫之寄。會間宜一獎之。俾益感奮。劉守道久處吾囊中者。市畢宜轉敘也。疏屬本兵速覆。以便從事。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辱手翰。并擲還原札。一一領悉。屬夷作歹。不止一次。當事者預爲彌縫。私自贖取。以致黠夷得計。愈肆狼狽。狂此薊鎮從來沈痼之疾。辱示石塘趕免事。公處之極爲得策。目下不必具題。且只咨部。盡革此會之賞。待其送還守口官。認罪罰處事定。候年終類題可也。

答耿楚侗

辱翰示。知郵典已舉。卽吉有日。無任欣慰。承嘉貺。深切感懷。別示云云。一一領悉。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

今尙未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皇儲誕後。當決計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煙水間也。

答翰長公東塘

辱示。知車從已至近關。不得一披晤。深用爲歉。在外聞命。不必入城。速宜赴任。非久當有處也。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且不納。而況於差錫之士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合。幸惟尊裁。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伴至。辱華翰。佳葛之惠。深荷雅情。登衡拙稿。一時漫興耳。何足災梓。若北虜通貢本末。則關係邊事。不可無紀。往曾託相知者。爲一紀載。殊不稱意。今公所錄。事數詞暢。雖其中隱謀秘計。有未盡述者。而首尾措畫。大都悉備。緣公當時親覩不穀經畫此事。故記述精詳如此。至於大製序傳。於不穀平生心事。發摭殆盡。但以譴劣比擬古哲。殊爲媿耳。已令兒輩各藏一帙。用備家乘。感謝賤體。近日始覺漸愈。十年之間。晝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爲翕聚貯積者。日張施於外。遂成貧子。要欲及今齒髮尙健。早棄人間事。從吾初服。非自愛幻軀。蓋盈虛消息。天道固宜爾也。

答四川巡撫張濂濬

承示烏蒙事。謹悉大都土夷挾仇訐奏。乃其常態。其中隱情亦多難察。久之彼當自定。不必一一審數也。前言情可貞者。偶有所聞。卽以奉告。求得是非之實耳。不意科中卽有言者。所言亦卽前揭中語。似皆得之於蜀宦也。今公不必置辯。但付之按君虛心覈實。如貪跡果實。秉公斥之。如有枉抑。亦宜明白聲言。勿以成心處之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蠲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皇儲大慶。覃恩海內。今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大疏卽屬所司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清丈事聞已有次第。頃朱蘇州以查過優免。開揭見教。其中但有查革總數。而無革過戶名。安知其不詳覈於卑官雜流。而曲庇於宦旅豪右乎。其視曹京兆所開不逮遠矣。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搶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況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酋死。那吉弱。不能拊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卽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酋同心協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死。必且譁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札亦卽封呈上覽。

答巡撫吳公定

近報順義已故。虜中無主。西掠之衆。恐不能悉遵約束。宜謹備之。粟已允其養病。代者王君。必堪其職。李

苟秦有清操。果於任事。但性氣欠平。多怒少容。故所至僚友屬吏。無不怨恨之。如云貪酷。恐未然也。幸虛心加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衆情惶惑。興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卽力止之。俺酋未死。數年之前。僕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當處者。亟以見教。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沈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前示丈地均糧。查革冒免二事。極其精覈。至於處豁應州民田。尤爲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翰。知虜情寧帖。甚慰懸念。板升投降之人。此時斷不可納。順義卹典。已致書鄭公。屬其據番文題請。至於加封一節。中國郡爵無之。此不可從也。諸凡撫馭之術。不出前書所云矣。人旋草草附復。番書二件。納上。

壽司寇王西石

傳稱耆老。來子身年七十餘。以事耄耄之親。日戲綵於庭。前爲嬰兒。匍匐之狀。其親悅之。翁今壽登七袞。太夫人垂及百齡。而以八座之尊。承歡膝下。三錫之服。絢爛庭前。又榮備尊養之隆。身繫朝野之望。其所以

自壽壽親者至矣。彼田夫逸老之樂，又烏足道哉！僕忝在葭莩，欣逢盛事，不獲廁列末賓，奉觴稱慶，謹使布幣而獻諸左右，惟下執事，靡存之。

答諫議蕭公廩

承示帶徵逋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請恩蠲豁，不必具疏矣。曩道長書來，言其病狀甚苦，暫准請告，大用尙有日也。牧地事公既身在地方，但宜從公議處，卽先後意見不同，固亦無妨。何嫌可避，而又欲屬之他人乎。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節奉翰示，允未及答，罪歎所偵。虜情領悉，閱視科臣尙未具題，臨行當別有委囑也。哈酋與諸部議論不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俟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爲強者所得耳。何能爲乎。順義卹典下部議覆，仍當從旨中加厚，以示天恩。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辱示虜情及諭扯力良夷使云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料理，以見表誠。惻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覬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恰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順義卹典屬部議覆，仍當於旨中從厚，以示天恩。

答宗伯何震川

不穀久司政柄。無補國家。叨冒殊恩。日夕兢兢。重辱翰獎。彌切悚慙。別後又聞令弟之變。公罹此痛割。當何爲懷。惟望抑情。以理自遣。數年以來。共事講筵。所欲推轂於公者。公自知之。不圖遂有數年之別。而賤體年來病甚。早晚且欲乞骸。比公卽吉之時。未知得果前願否矣。

答巡撫蕭雲峰

辱示市本缺乏。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卽屬計部議處。安免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歿者。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旣黃酋之子。宜卽責黃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承示十酋求貢。諒無詐僞。彼蓋豔於西虜貢市之利。乘俺酋死。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錢糧虜情。俱與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郡吉來降之事。而彼又執我叛人。遵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旣愜其素志。又啗吾厚利。故奉令惟謹。今以十酋之事。揆之。其情異矣。遽邇許之。和必不久。徒弛我邊備。俟一二年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馬價俟疏至。當爲曲處。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

賤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餘年。故病日深。近訪得一明醫。仰蒙聖恩。賜假治療。乃得拔去病根。今病

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揆之生理。尙屬艱難。前夢皇上。使僕持雙節。往祀一女神。蓋欲籲神以祈祐云。竊思女神之貴者。莫如泰安之仙妃。今遣小兒賚香帛。往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敢敬以聞。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四

答上師相徐存齋并附與諸公書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寰宇。沈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爲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闕。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而不能止。非爲別也。歎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旣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二

客有自江南來者。嘗恭詢起居云。比之在朝。倍增康勝。無任欣慰。顧綠野之居。雖適。而蒼生之望。方殷。清泉白石。恐不能終戀耳。今歲秋防無警。朝野寧謐。皆老師之所遺也。竊祿優優。敢忘所自。班吏劉果。送父之任。便此申候。外具不腆。侑絨。統惟台亮。

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睹朝野無虞。便謂太平景象。不知隱機伏禍。深有可慮。不肖揣時度力。屢欲乞歸。徒以身荷國恩。未能報塞。惓惓之愚。每欲候一旦之會。開寤明主。迎姬旦於周郊。起潞公於洛下。

俾國事有託。康濟有人。然後可以旋返初服。長往無慮耳。日夕念之。力未從心。徒切耿耿。別來不覺改歲。薄劣動定。想亦老師所欲聞者。故敢縷縷及此。仰惟鑒存。

三

正月間。班吏劉果。送其父鹽大使赴任。曾肅啓。并別東二通馳候。茲奉台翰。前啓似未徹覽。劉吏亦未回京。此書不知竟落何處矣。繼齋兄至。備諭起居萬福。神理勝常。殆天相吾師。以重國家也。比來時事。想所悉聞。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況我師以身係天下安危。知必不能忘情於宗社矣。正望輕德薄。碌碌伴食。秋毫無能裨補。既違鄙願。深負夙心。慙恨而已。

四

仰惟老師。道侔姬呂。望重華夷。身雖暫閒於林壑。而薄海內外。罔不詢其起居安否。以卜安危。茲者。岳旦載逢。仙齡茂衍。恭聞台動萬福。繁祉倍綏。誠宗社之洪庥。蒼生之厚幸也。正忝在門墻。限以修阻。不獲奉一觴爲壽。謹肅使敬。將薄幣奉獻。少伸微悃。伏冀俯鑒下忱。特賜麾納。不勝瞻仰慶祝之至。喬中書人至。承諭誨勸。上爲社稷憂。下爲不肖慮。蓋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君之盛心也。感戢之私。洞於心膂。便此附謝。統惟台鑒。

與符卿徐仰齋

喬中翰使至。辱翰貺。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爲可愕。俟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卽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特在通家。敢爾妄及。諸容續裁。不

悉

五

伏承翰教諄切。嘉貺駢蕃。感鏤肺腑。此中勢情。前啓已備。當艱難之會。不自度德量力。欲以藐然之軀。負天下之重。誠爲至愚。但以君父恩深。知己義重。故不敢爲自全之計。拊心自誓。糜竭爲期。若其濟否。則有命矣。

答奉常徐雲巖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此中事勢。前已備具。僕在此。君家之事。萬無慮者。但多病之軀。其去留亦不能自必耳。太翁尊師高年。宜朝夕奉進。甘毳娛悅。其意毋以世慮嬰懷。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剛峰之在吳。其施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卽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

答閩卿徐敬吾

舍親劉太常使至。傳華翰。俱悉見念至情。中元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卽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幸此翁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爲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公遵養已久。宜夙戒征期。以副鄙望。

六

恭喜嶽旦載臨。仙齡茂衍。忝在門墻。倍深欣忭。顧以道遠。不得伸其慶頌之忱。惟東望海門。瞻禮台光。九頓三祝而已。伏惟尊師身處林泉。望懸朝野。爲兩朝之柱石。繫四海之安危。願頤壽天和。以綏繁祉。不腆之幣。敬因便布之臺下。仰冀塵存。不勝慶忭。

七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邱山。報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選悞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讒言外閔。中人內搆。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且遠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語寤主。使金滕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道積慝而釋大慙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爲媿。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跡遠。繪繳安施。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

答奉常徐仰齋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使旋草草附謝。冗甚。不及再悉。

答符卿徐繼齋

別後。時事種種可駭。僕不量淺薄。委曲幹旋其間。幸俱消弭。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乃辱遣謝。彌切慙惶。使旋附此。冗甚不悉。統惟鑒原。

犬馬齒今四十有七矣。苟生竊祿。無所建明。觸事感時。憮然自失。乃荷老師記憶。歲領嘉貺。愈久親愈。寢隆寢重。非淺薄所能當也。深惟淺薄。無可云報。惟當以向後餘生。矢竭丹誠。求無負于老師家國之託云爾。餘具別楮。統冀台原。

答符卿徐繼齋

賤日遠辱。記存深荷。雅念所惠至腆。媿不敢當。謹領茶甌一事。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別諭一一。領悉。僕在此。諸可無慮也。

九

元年之秋。九月二十日。幸從諸公。奉壽觴於左右。今忽忽已歷四秋。每當此日。但東望斗台所爨。一翹首以寄其慶祝之誠而已。感今懷往。可任依依。不敢走介。畏行多露。敬因朱使之便。百拜奉幣門下。少將微忱。伏冀鑒納。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統惟台原。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諱國熙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有憾于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元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卽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元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

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爲己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

答應天撫院

往者奉書云云。蓋推元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元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樂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靳。

十

恭惟老師壽登七袞。朝野士民。孰不矯首頓足。遙祝稱慶。不肖鄙朴不文。亦宜歌扶徠。頌盛德。以爲觴侑。奈新肩重任。日無寧刻。欲構一言不能也。謹百拜肅下走布幣於臺下。用致千秋之祝。今天子尊賢敬老。方當舉乞言之曠典。賁束帛於邱園。惟老師崇嗇天和。以需寵命。

答符卿徐繼齋

伴至辱華翰。具悉勘合事。諒不久便當歸結。容促當事者速了之。今公家惠怨。元黃已判。風浪漸平。惟益加斂戢。以綏遐祉。忝在通家。敢獻狂瞽。惟高明採擇。

十一
王別駕令甥喬生及班吏劉果至。三奉教言。諭台候萬福。鷹犬潛形。無任欣慰。前所奉良訓。謹當一一奉以周旋。壬子回任。附復。惟益加珍攝。以需篤祉。

答陳節推

王別駕至。辱華翰。深悉雅情。今周道寧夷。是非明覈。執事宜勉自樹立。勿有它慮。存翁相公。數年爲羣小窘辱。執事幸加意焉。冗不多及。

十二

令孫及洪生至。疊承翰教。一一感悉。二兄三兄。光復未久。整乞休沐。得自處之道。但三兄已曾告展一次。難以再請。頃屬所司覆奏。促其復任。雅志恐難終遂也。盛使持部檄回。先此具復。

十三

先後拜台翰。珍貺俯憶賤辰。此乃卑幼之所以事尊長。懷德者之所以報有恩也。而老師一切倒施之。將使不肖何所用。其酬報耶。感媿時下喜聖學日進。朝政頗清。不肖亦惟奉老師所以教督者。兢兢不敢失墜。但力微任重。未知終能勝之否耳。遠惟台履迪吉。壽祉益綏。海內相知。所共欣仰。秋間當聽令孫泥金之報。實人間盛事也。預慶使旋。冗甚。犬馬之私。嗣容專上。

十四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爲強半。視尙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台候聰明。

步履強健。蓋天佑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逸之於烟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憲大老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壽筵宏啓。不得偕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十五

恭惟老師功存社稷。澤洽黎元。誕發祥于文孫。早克繩乎祖武。信龍圖昌後之有驗。徵天道福善之不誣。凡在簪紳。舉同欣慶。況不肖夙蒙陶鑄。誼忝通家。喜躍之懷。實萬恆品。所恨愚子弟。以寡學見點。不得附致青雲。託於世講之末耳。茲因去使。敬展賀私。拜申微悃。伏望崇頤台履。益迓鴻庥。不宣。

十六

古之待國老者。或養之學宮。而乞言焉。或徵之而問道焉。或就之而詢籌策焉。老師今年七十有二矣。道德愈高。聰明愈勝。殆天佑國家。而遣之以大老也。天子方欲修盛王故事。如前三物者。博觀海內。惟老師足以當之。正將拭目而觀禮焉。茲佩莢之候。安棗啓筵。敬獻一觴。用伸遙祝。深懼不腆。仰冀塵存。

十七

比以冗沓。束修之敬。不供於函丈久矣。誠知薄惡。無所逃罪。受事于今四年。碌碌無以自效。所賴主德日明。宮府清穆。百司蒸蒸奉職。西虜北陲。少警一二點肆不逞之夷。咸就誅僇。仰惟宗社闡靈。孚佑聖主。而正以淺薄。會逢其適。優游苟竊餘榮。殆有天幸焉。顧值不世出之主。俾耆德遺逸在野。而以庸鷲司鼎鉉。

深以自慙耳。壽曜躔秋牛斗之間。煜煜有瑞氣。敬以便鴻。修其常獻。南望台垣。百拜致祝。

十八論大政

比者兩奉台教。一爲陸氏事。一蒙俯憐。正爲國任怨任勞。而慨今之人。不能相體。意藹情深。讀之。使人激衷。次骨。感悵無已。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緣此中禍于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死之日。數嫗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子。使之取償于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此。藉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頃幸天啓聖衷。俯納愚言。開湯網以釋淹禁。俾陸武惠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恥。亦因以雪。此主上之明也。正寧有秋。毫得效於左右乎。猥蒙遣謝。彌以爲媿。正以淺薄。謬膺重寄。自受事以來。旦作夜思。食不甘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茲矣。中所措畫。要以尊主威。定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爲務。有力排羣議。明犯衆忌。而不顧者。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其身爲怨府哉。竊伏思之。語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器。主上冲年。舉天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爲秉公滅私。振廢起墜。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時。有如異日者。主上明習國事。親攬庶政。或有所廢缺而不修。陵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隴畝。填溝壑。有餘僂矣。故違衆之罪。小負國之罪大。一時之謗輕。異日之譴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正亦且奈之何哉。惟自殫厥心而已。昔辱師翁引手。固謂家國之事。一以相屬。正奉以周旋。死不敢負。因諭及。敢布腹心。惟師翁裁教焉。

十九

語曰。愚者闢於成事。明者覩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釁。慎自持愛。竊以

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遼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爲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預覩於數月之前。顯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死退生。關係非小。乃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冥行直蹈。猶賴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倚轉篤。不然。天下事豈不可爲寒心哉。以是不惟感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尙未足以窺宮牆之萬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之交。慎察衆情。以渙陰邪之黨。一二年後。主上聖志大定。嘉禮告成。乃乞骸明農。納筦鑰而去。庶可以終受託之事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兄差歸。肅啓上謝。并告不敏。

二十

不肖謬以菲薄。濫竽台司。近年以來。諸所措畫。悉奉老師夙昔之教。不敢踰越。幸際聖明之主。中外寧乂。庶幾小康。皆教庇所及也。伏惟老師昔以道匡扶世廟。翊戴穆皇。瓌璋光明之業。旣已震赫寰區。炳耀史冊矣。晚偕赤松。尋黃石。以其餘緒。付之居正。用以佐明主。興太平。昔人謂其精以治身。士苴以治天下。殆謂是乎。以是知老師之壽。埒嵩等華。不可算數。今天下陰受其賜。而遡功於老師者。又不獨不肖一人而已。南極宵暉。西池使至。謹獻一觴。南望九頓。肅章布幣。恭上壽筵。正不勝忭祝之至。

二十一

前以台壽之辰。肅啓附曹雪山。投諸記室。聞去人行緩。度已後期。惶恐。三兄來。奉台翰。獎許過情。保慮周至。捧讀再三。感深以涕。古云。存我以厚。蒼生老師保愛不肖者。厚天下也。顧不肖知昧於知人。機闇於自

衛信心任理直道而行。機辟在前。曾莫之避。望吾師父母。時加提迪。俾得保終。至于在野同心之招。尤不肖所樂聞者。願老師之明詔之也。豚兒寡學。謬點賢書。猥承遺賀。彌以爲媿。

二十二

三兄面送到台翰。開緘捧讀。不勝感涕。已復恭置書案。暇卽取讀。三復三歎。何老師爲不肖慮周計審如此。然老師雖以愛不肖。實以厚國家也。大人君子之有益於世道也。豈必當位親爲之哉。願愚昧不足以寄忠懇。常厚愛。謹百拜肅啓。以謝縷縷之愚。具在另幅。統惟台原。

二十三

恭惟師翁。頤神清淨。脫屣塵凡。心與造物者游。道通有形之外。故能茂綏景福。並衍仙齡。茲當九華注算之辰。正值萬寶告成之候。夏夷之望逾重。朝野之慶攸同。正夙荷栽培。倍深欣躍。奉觴膝下。不獲隨子姓之行。翹首天南。寧敢後封人之祝。敬修尺素。用抒微丹。伏冀鑒存。不勝幸願。

二十四

不肖孤。積愆累釁。遭茲閔凶。聞訃後。卽荷師翁手書垂慰。茲乃遠辱奠章。跪有讀之。涕泗橫流。謹寄宣先人几側。冥漠有知。銜結爲報也。夫人大事莫甚于親喪。不肖孤不觀先人之面。十九年矣。一旦見背。抱恨終天。已不勝痛割矣。乃乞歸未允。反被惡言。進不成報國之忠。退莫展奔喪之禮。內憂外患。交集于身。今雖勉強應召而出。然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宇宙間悲苦蘊結。至極而難堪者。無如不肖孤矣。自非生成培植。恩深義重。誰則憐之。今擬大婚禮成。卽申前請。俟將發之日。馳使以報。祈有指誨也。不肖感戢恩慈。言

不能喻。惟對來使。匍匐稽顙。奉書以謝。情悰苦鬱。語無倫次。統惟台亮。

二十五

恭惟弧辰屆節。壽躔增輝。天上神仙。身久留於寰世。山中宰相。望益重於華夷。實品類所共欣。在愚生而更切。緣羈職務。不獲趨承。謹薦微儀。庸申虔祝。

不肖自還朝之後。薦被隆恩。視昔更倍。捐軀碎首。難報聖恩也。伏承台教。敢不益竭駑鈍。以副宿昔期許之盛心。仲公請告。銓部不允題覆。明春便可復任矣。使旋敬候台居。

二十六

比者賴天地之靈。國家無事。主德日明。內外清晏。正猥以菲庸。謬膺重任。得免愆尤。實老師教庇所及。酌水知源。敢忘銜結。老母暮齡。暫承上意。迎養京師。然北土苦寒。終非老人所宜。一二年間。國事少閒。尙當乞骸歸侍。并得伸補先人廬次之日也。令孫長公。差回敬候。聞令孫大兄錦旋。有娶婦之喜。計一二年後。老師又見元孫矣。古來名相。福澤深長。如我師者。寧多見哉。不肖昨夏至今。亦連得三孫。目下尙有就婉者。老母高年。粗足自慰。諒台念所注。敢以奉聞。承教許道長。忠信端雅。不肖心嘗器之。茲老師獎鑑。倍增光價矣。偶病不能書。口占達上。重陽屆節。爲師翁嶽降之辰。不肖門生。不得與于諸兄獻觴之末。謹修歲事。寄獻壽筵。不腆之儀。附令孫致上。天增歲。人增壽。益添海屋之籌。年彌高德。彌邵茂錫。天申之福。

二十七

恆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怨干和所致也。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首

當汰黜矣。捧誦台翰，不勝媿怍。先是撫按疏至，上覽之痛惻，已兩奉特旨議處。乃獨恤之令，猶屯膏未沛者。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謹再擬旨申仁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埃勘至，即按嘉靖三十四年及四十年例，破格蠲貸。茲不敢徒用蠲免存留虛文塞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謹謝台教，并陳不職之罪。唯師翁憐而宥之。

二十八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妄心詖陋，師心獨任，不預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死罪死，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恆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主德日清，內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隴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主上暨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敢自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縻愈堅，憂危愈重矣。吾師何以教之。二長兄錦旋肅此上復。

仰惟椿靈之算，始七十有八，聞侍御者言，聰明步履，視昔益健。新壯少年不及也。遯觀載籍，當國家全盛，宇宙太和，必有純德平格之老，躬膺壽祺，以爲世瑞。故居正不獨爲師翁慶，爲國家慶也。南極星輝，西池會集，謹修歲事，因二長兄肅薄幣，預祝于門下，仰冀麾納，幸甚。

二十九

入秋至今，三奉台翰，冗沓未圖麟翼以復，罪矣。吳中連歲水災，宜破格優恤，乃撫按勘報，分數有限，而令孫長公于部覆之後，始以老師台翰來，不及預爲之圖。蠲貸恐猶未遍也。執政非人，上干天和，災沴薦臻。

民陷饑溺。死有餘責矣。令姪參軍圖南。敬此上復。

三十

正久司政柄。無補秋毫。頃當四考之期。自知無績可紀。逡巡不敢以例請。或云國家常憲。不可廢。且有幽當黜。亦不宜避。遂覩顏從事。果致厘聖心。載加殊眷。牢辭不獲。方切悚懼。乃蒙台慈獎藉。愈深兢惕。凡正今日之所蒙被。執匪師翁教育所及。飲水知源。敢忘所自。愧薄劣不能仰酬于萬一也。

三十一

恭惟老師。壽登八袞。福兆千齡。身居泉石。而台鼎重望。遠震乎華夷。年涉期頤。而龍馬精神。有踰于少壯。乃天佑國家。壽茲平格之老也。正忝在門牆。不勝慶忭。謹肅幣布之左右。仰乞塵存。外副啓二摺。存問題稿一件。

賤恙實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于不起。日來漸次平復。今秋定爲乞骸計矣。門牆夙愛。敢告嚮往。遣官禮問。主上特恩也。差官到後。卽宜具疏馳謝。伏惟台裁。

答高中元相公先附與諸公書以存交誼始末

答司空曹傅川

疊辱華翰。具悉雅情。誥命乃例所當得。部中已題允矣。中翁再相。諸凡舉措。甚愜輿情。僕素忝知心。尤切慶忭。諒尊懷所注。輒用附聞。

答司馬王鑑川

比者屢奉翰教。一一領悉。屬有元翁之事。旣惱鄙懷。又費措畫。故未及裁答。言者謬妄。至波及令甥鳳磐。尤爲可惡。方事起時。僕卽具揭入告於主上。爲元翁伸理。幸聖明過聽。僕言信之愈篤。而言者被遣不恤。此主上之明也。翰教益謙實。容云云。誠爲藥石之言。元老若肯留意。豈惟縉紳賴之。將宗社生靈。實受其福也。

答少司馬曹傅川

兩奉華翰。具悉邊境輯寧。華夷闔懌。誠國家之慶。公更鎮之以靜。綏之以恩。內愈固。外愈安矣。比兩得元翁手書。頗以往事爲悔。此中近益帖然。無足慮也。冗甚。草草奉答。諸惟鑒存。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己。今國家之事。無巨無細。皆必而奉意旨而行。緣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與焉。爾頃姦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兩宮主上。下至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爲信。而抵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洵洵。幾成大獄。僕竊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恐濫及無辜。又委曲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主上而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鉤距之巧。伏念六七日。至於旬時。果得真情。新鄭之誣。始從辯釋。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

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來爲此。形神俱瘁。鬚髮頓白。嚼茶茹蘗。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自憐耳。丈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概。俾得安意無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答中元高相公

奉聞承翰教。以舍弟小兒。叨領鄉薦。重辱遣賀。仰荷厚情。擬附入覲。令弟修謝。比令弟行。以冗沓忽忘之。至今爲歉。茲令親張尙寶人便。專此啓謝。薄物不足爲酬。幸爲麾納。僕以淺薄。謬肩重任。孤立無助。日夕惶惶。今當始衰之齡。老態盡出。霜華滿鬢。此後相見。恐不相識也。冗中鄙懷。不能盡陳。統容專啓。

二

不孝積愆累疊。搆茲閔凶。前小兒南歸。方伏在苦塊。情緒荒迷。不遑啓報。比辱遣弔勤倦。又承厚奠。不勝哀感。小兒途中書來。言翁推夙愛。引入內舍。款語移時。垂泣而別。孤方在哀苦之中。感念厚誼。涕泗橫流。所謂悲者不可嗔吁也。貴恙想已勿藥。孤近遵諭旨。勉強稽留。待經理大婚事。計來歲春夏閒。乃得乞歸。擬過梓里。當作一日淹留。今預盼此期。真以日爲歲也。

三

相違六載。祇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也。別後歸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遣奠。深荷至情。存歿銜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謝。苦悰慟切。不悉欲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

四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承教二事。謹俱祇領。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匆匆。未悉鄙悰。統容專致。

答參軍高梅菴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闊之悰。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吾契且忍痛抑哀。料理家事。至於卹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廷。多方調處。俾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託其具奏報也。後有陳乞令盛使高第來。人旋草復。

與參軍高梅菴

薄奠敬煩從者。布之靈几。表生芻之意耳。前聞訃後。竟不見使至。比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恩。孤當爲面奏陳請也。舍弟去匆匆附此。

答司寇曹傅川

前過中州。東望仙廬。不勝馳想。比遠辱華翰。獎許過情。感忤兼抱。元老長逝。可甚悼痛。前過新鄭。再奉晤言。比時病甚。語不可了。但相與痛哭而已。追惟平昔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卹典一節。前已心許。今雖啓齒大難。然不敢背。已爲之調解于內。俟渠夫人有疏。當爲面奏代懇也。厚惠概不敢當。謹璧諸使者。

答參軍高梅菴

頃舍弟回曾附薄奠布之元老靈几並言卹典事須令嫂夫人具名奏乞孤當爲之斡旋於內公限假已滿然元老初捐館家事匆匆恐公未能便舍而從仕也轉假既有定例不妨再奏

答參軍高梅菴

辱華翰領悉元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諡尙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揭稿二通付覽

請告大疏已屬銓部覆請太宰公云前徐氏只以割行不必覆也僕與元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爲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竣行狀當屬之曹傅川可也請文佳惠祇領餘不敢當輒附使歸璧外荆室有薄物奉令嫂夫人幸爲轉致

答參軍高梅菴

古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比者但求不媿於此心耳非欲市德於公家也猥辱遣謝深以爲媿薄具致尊嫂夫人幸爲轉納

答司馬曹傅川

辱教元老行狀事核詞工足垂不朽不穀不過詮次其語附以銘詞耳高六回草草附復餘具別楮不穀與元老爲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叵奈中遭儉人交構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惟借重一出則羣喙自息況此乃區區推轂素心敬聞命矣冗甚不悉鄙懷統惟鑒亮

答河南周巡撫

故相中元公。今尙未葬。聞恩卹葬價。有司未能時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徼惠於下執事。惟公哀憐之。冗不及悉。統惟鑒存。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五

報知己顧東橋李長白與諸公書

與南學院吳初泉

弟以淺薄叨附榜末。夙於門下。投分至深。數年多病乞歸。踪跡靡定。自外於賢者。然所嚮慕天下長者。未有先公者也。伏審振鐸南郡。多士響應。公輸操墨。則楠梓呈材。良樂控銜。則驕駟騁足。才品士風。繫於公之身者。豈其微哉。欣仰欣仰。茲有冒瀆。弟家世寒賤。爲童子時。遇先刑部尙書東橋顧公。其撫楚時。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爲神童。其實正靡有異才。如古融粲。勃泌足以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卽呼爲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囑曰。他日以吾子孫相託。乃正徼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深惟古人一飯之誼。竊慕豫讓國士之報。而力不副心。又顧公歿後。頗罹橫議。家世遂微。有孫二人。今隸應天府學。其志行固有家風。追惟疇昔期許之言。而二子又幸廟門弟子之數。弟不於此時。借公垂盼優錄。以少效犬馬。恐一旦溘先朝露。卽弟終已有負德之恨。無以見東橋公於冥漠矣。知門下肅教端範。絕跡請託。而弟抱此區區。干冒清嚴。觀過知仁。諒不深罪。孤女竊照於鄰姬。僂夫賈勇於烏獲。倘蒙垂念。則弟犬馬之誠。實借公以報顧。又感顧以報公矣。仰俟尊裁。惶恐惶恐。

與文選李石塘

張甌山來奉翰教。以扈駕山陵未及裁答甚歉。昔公養重邱園。望隆朝野。今清明之會。褒然彙征。展布平生。以答羣望。在此時矣。輒有奉瀆。僕自童稚時。受知於東橋顧公。以子孫見託。公所知也。其惠政湖湘。宣勞陵寢。清節偉績。亦公所知也。今聖皇御極。恩被幽隱。若此公者。雖不與大禮大獄同科。然其行誼端方。文學醞藉。固江左偉人。先朝耆碩也。而歷歲久遠。人罕知者。故卹典未及。公評惜焉。幸該科有再舉之議。僕冒昧作一書。託之少魯提學。爲之表揚。附於公舉之末。煩公轉致之。倘面會少魯。致詳鄙意。又大快也。

與南學院周少魯

自公簡畀學使。清譽藉甚。楚侗先驅。公爲後繼。可稱二美。浣慰鄙情。奉瀆顧東橋先生。璘者。撫楚大有惠政。陵寢又效勤勞。僕昔在童稚。辱此公國士之知。別時以子孫見託。僕驚碌至今。未有報也。聖皇御極。惠及幽隱。如此公。雖不可與大禮大獄同科。而人品文章。昭代偉人也。後裔式微。不能自列。而卹典缺焉。公評甚惜。幸該科有再錄之疏。望公俯賜表揚。入公舉之末。使得沾曠蕩之恩。是在公義舉。足以樹風。在僕酬知。亦明雅道矣。特在桑梓。敢冒掠美。其撫臺念堂公。察院馮公。均借鼎力。尤所懇也。

答姜巡撫言李公卹典事

屢承揭示。差人竟不索報。遂失裁答。爲歉。茲有冒瀆。李長白公諱士顛者。昔守荆南。甚有政績。至今荆人俎豆之。歷數中外。咸著嘉聲。清德令名。終身無玷。獨以後裔式微。人鮮知者。卹典缺焉。今該科有再錄之議。倘荷垂慈。特加表薦。不惟李公結效於冥壤。而區區亦得借報於乞鄰矣。草率冒干。統惟鑒亮。右李公卹初守荆。試先父爲神童者。後主戶部尙書。

答應天巡撫

前冒瀆東橋老先生卹議料已無及矣。乃荷垂念。特爲疏請。不惟橋翁感德於泉壤。而僕亦借報於乞鄰矣。銜戢之私。非言可旣。

與南列卿王公

東橋顧老先生。昔以其少子名峻者見託。今欲爲之求一功名。久之未有因也。且令歸以候時。其家貧甚。幸念薄分。一垂盼焉。餘不敢及。

與南掌院趙麟陽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卽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懋修曰。東橋先生。不惟知先父。又知其幼子。不自致青雲。必待見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若有所前。定數以主乎其間。前輩神識。殆不可及。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噓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皇上。辭免。當得廕子。移之於顧。以報知己。會楊虞坡太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昔督工顯陵。有勞宜廕。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工者皆廕。而公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補與一廕。豈得爲過。後於工部查公。果未霑恩。遂令峻生。具疏自乞。蒙恩俞允。此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己贊成之義也。今聞其姪輩。咸起妒爭。言

峻是三房。倫序不宜。投揭留都法司。欲行爭奪。彼蓋不知乃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己之意。但知錄廕常例。相競耳。且已奉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生一執照。庶不爲強圉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於冥漠矣。縷縷聒聽。統惟鑒原。

與操江王少方

頃辱華翰。舍人回。已具復。茲顧東橋老先生乃郎。赴京謁選。其期尙遠。告回搬取家眷。欲邀惠於執事。求一站船載行。其中夫役。不穀已捐俸助之。一舟之外。更無所覬。亦不敢求大舟。但少異於民船可也。此子之得廕。執事所知。昨小兒往來途中。皆不敢乘官馬。乃獨厚於故人之子。情不得已也。然執事但如不穀所求者與之一毫勿有加。加則傷惠也。又紊事體。統惟裁鑒。懋修曰。余編次先公書至此。不覺涕淚沾襟。蓋其感激高義。不昧心期。咸在歿身之後。圖之不一而足。愈久愈殷。是以可痛也。先公顧在仕途。推轂海內名賢衆矣。而歿身之後。三紀於茲。未聞有溫言美意。一及後人者。馬伏波之薏苡。朱勃焉逢。任西華之葛衣。孝標誰作。雖其特義。不敢比跡。顧公亦懋修德薄名湮。漸漬嫌疑。由來有基矣。爲之三歎。

答廉憲王鳳洲

疊辱華翰。深荷雅情。惟丈僞才卓行。冠冕人倫。沈抑數年。輿情共惜。然不困厄。烏能有激乎。清明之世。與天下賢士。裒然彙征。紓先世之積憤。展平生之所懷。在此時矣。幸努力自愛。辱惠佳書。寶若彝鼎。兼之珍幣。豈所敢當。重違尊意。謹領佳絹二端。餘附使歸璧。匆匆附謝。另具侑柬。統惟鑒存。

才人見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議之興。良亦繇此。公論在人。其可混乎。僕雖不肖。竊敢自附於祁奚之誼。乃汪伯玉遂以告公。若將有移德於人者。非僕本指也。吳干越鉤。輕用必折。匣而韜之。其精乃全。公讀禮之餘。闔扉養重。亦天所以韜其光而厚其蓄也。願公自重。毋忽雅惠。不敢例辭。輒用登頌。附謝。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三

今歲當賓興。楚人聞見甚陋。誠願得公大雅之作。以爲程式。幸過發征。麾趣赴盛會。惟公以鴻漸之儀。困於燕雀。茲當聖作之隆。衆賢彙進。銘太常勒燕然。皆所優爲者。外臺執憲。直暫借耳。使旋草草附復。

附答楚按舒念庭

重承華翰。深荷雅情。銘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王廉憲鳳洲。嫺於文詞。委以程試之作。必能代勞。有裨盛典。差旋敢謾附此。諸惟鑒存。

四 爲楚憲長時

繳憑人至。知道從已。至楚入鎖院。主文衡。今歲程式。必將爲海內冠矣。以下國之荒陋。何幸得聞雲和之聲。觀瓊瑋之寶哉。憲長例當入覲。汪伯玉言。公雅不樂行。且循資量移。晉右轄。旦夕便可爲內轉之階。倉卒不及爲公擇地。但借資耳。諸惟原亮。

五 自太僕卿轉鄜院時

前令弟送公河上書。其中所言。具見經濟宏猷。一一領悉。承差至。知道從已。入楚視事。無任欣慰。人旋草

草附復。

六 鄖院時

前老父誕辰。已承偉製。茲老母七袞。復拜雄篇。天孫之錦。後先相映。昭華之寶。璀璨盈庭。珍重感切。誠不能喻之於言也。

七 鄖院時

辱示數議。俟大疏至。當屬所司覆行。前歲遣三司馬閱邊。惟汪伯玉所注措。強人意耳。乃忌者。反用此誣詆之。殊爲可訝。今已息喙矣。奉別札云云。昨大察時。並未聞有議者。似不必自生疑慮也。

八 大理卿時

鄖臺僻處。非展驥之地。而巖廊又無虛席。故暫移留棘。以需次焉。僕先世單寒。非閥閱衣冠之舊。老父不揣。妄干名筆。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謝大家之垂盼乎。高文尙未拜觀。

九

自借鄖臺而忌者。日以伺公之釁。重之以先朝之事。而令弟解近侍矣。操之以舉刺之例。而科疏糾冒濫矣。或云僕有不足於君所。或云公有所怨滯於周南。衆口之鑠。有自來矣。故橫發於南疏。蓋亦積瀆漸潤使然。非獨言者之過也。如聞輿人之言。此舉不中。且復有繼者。不得已。暫解見任。以息羣喙。旋當復公舊甃。滌雪以需大畀焉。然蔽賢之罪。首當在僕。無所歸咎。伏承翰教。深以爲媿。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十

孤自遭先人之變。卽荷厚情。遠垂唁慰。茲又辱奠貺。今同年中有孤所引援。見居要路。漠然不一賜問者。乃公獨用情優渥。至此令人哀感。媿死無地矣。厚貺概不敢當。謹領尊章。先寄宣先人柩側。用承公兄弟通家至情。冥漠有知。必效銜結。餘輒璧諸使者。

十一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茲蒙俞允。獲遂夙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卽欲奉老母。匍匐就道。奈天暑不能遠涉。不得已。再乞展限。如不獲命。則孤星馳先發矣。疊辱慰奠。深荷至情。但厚惠概不敢當。仍璧諸使者。草草附謝。不悉。

十二

南歸。疊承華翰。弔慰勸倦。感戢雅情。言不能悉。中心藏之而已。還朝後。又奉華札。并初夏所寄俱至。益深懷感。家君在時。曾以祠碑。瀆求名筆。荷蒙不棄。貺以鴻篇。此時不肖未得見也。昨歸於家弟處。取而讀之。其文詞之粹嫩。固不待言。乃其意義淵奧。寄託宏遠。直逼古匠。公平生之文。可傳於後者。固難悉數。然而如此作。恐亦不多得也。卽以勒植祠中。永爲家寶。茲因使者。一伸感仰之私。并具不腆。少伸謝悃。鄙懷固非楮筆所能盡也。

答藩伯王麟洲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都。仰荷宸情。忻豫殊錫。駢蕃誠非捐糜所能報稱也。遠辱翰貺。并初夏所寄俱至。賢昆仲敦念宿誼。垂詢不遺。曷勝感戢。今大道旣夷。公論昭揭。自此已往。皆驂騑騁足之日矣。願益堅雅操。

以需崇異。

十三起京兆時

向者推轂不遂。反憎多口。致公再辱。歉恨殊深。比承華翰。益增其快快也。不穀徼時厚幸。久玷機衡。幸主德日明。百司奉職。頽綱墜紀。漸次振興。內外之治。庶幾小康。一二年後。可以納筦鑰謝事矣。獨念海內遺賢。未盡登庸。多在邁軸。不可招者。此不穀所以死不忘惓惓也。遠辱華翰。深荷雅情。使旋謹此謝復。

十四

令弟至。拜翰。覲極感注存。兒曹寡學。並捷南宮。老母高年。足慰朝夕。但德薄而享厚。可懼耳。令弟旋附復。別具侑臧另楮。統惟鑒存。別諭領悉。令弟入覲。亦輒引疾。再三強之。乃復出。借重齊魯督學。又辭不拜。人情世路。誠爲嶮巇。而昆仲之畏懼。亦已甚矣。閒雲出岫。倦翼投林。何容心於意必乎。不穀羈縻一身。惟有因之羨慨而已。惠子知我。固不悉言。統惟鑒存。

答陝西學道王麟洲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遠辱遣賀。彌切兢慚。厚惠概不敢當。輒附使者歸璧。幸惟原亮。近已借重督學關西。念資俸已越。不宜仍淹外服。而三秦重地。學憲要秩。非假重望。不足以當之。竊閱歷愈深。不次當有崇敍耳。

十五

曾見藏真絹本千文或云楮本者更佳於鄴架借觀之辱不吝專遣寄示驪珠顆顆璀璨奪目絹本雖晚筆神彩要不逮也。天球琬琰小有空缺何妨代寶文君用時筆補之更爲續貂公謂是虎賁之似似爲溢美也。寓目自足何必奪爲已有。展玩畢卽以歸之煩好爲將護以囑來使矣而使信至三堅以見遺因思神物恐爲風雨所妒什襲而藏之卽不佞亦慙爲禿師主此物耳。

示季子懋修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爲千里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黽勉從之竟致顛蹶藝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頰首以就槩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了了長乃懵懵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驚於高遠而力疲于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騫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自

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爲轅下駒也。今汝旣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已則乖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嗷嗷諄諄者幾年矣。而潦倒差訛。略不少變。斯亦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乃能工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附錄翰林時書牘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卽日南發。遠隔門墻。未一奉音。微徘徊瞻望。竊念正起自寒士。非闕閤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廁在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溢先朝露。則終身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費。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日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譎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謨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

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嚮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慍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名者。況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啓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顛頽。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衆。糜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元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蒼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宏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尙侈靡。貧者短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厮養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宏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藥石生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皋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謾。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

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贊雉，倖孔多於亡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請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卽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蒼之翔，詎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卽剖肝裂膚，在所不辭。況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云云。

啓聶司馬雙江

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不相覆。僕便謂其言盡不足信。是以孤子迄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發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躍如者。往時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議論。先生復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萬物者，爲天下之大本。無事安排，此先天無極之旨也。夫虛者道之所居也。涵養於不睹不聞，所以致此虛也。心虛則寂，感而遂通，故明鏡不憚于屢照，其體寂也。虛谷不疲于傳響，其中竅也。今不於其居無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當然之則，愈勞愈敝也矣。瞽見如此，惟高明指示焉。

答中丞孫槐溪

得儀真書。已報得九月七日書。知洞兵遂大破賊。可喜。大丈夫遭艱難之運。棄家忘身。以殉國家之急。固已難矣。又以數千之兵。抗盈萬之衆。策羈旅之師。當積年之寇。片帆一指。樓櫓星馳。長戟纒交。鯨鯢電掃。自非忠勇所激。天人助順。孰得勝算奇功。若斯之盛乎。然古人云。成功非難。處成功尤難。今茲度彼中事。猶有五慮。爲臺下獻焉。我兵新勝。賊已破膽。宜乘破竹之勢。搗其巢穴。殄其醜類。而當事者。或不能同心趨便。但多張首虜。以幸功級。令殘夷得便。以成反覆。可慮者一也。狃于一勝。防禦必疎。猶賊盡力以窺伺我。若遺燼復然。貽禍未已。可慮者二也。東南招募。已及數年。師老財匱。效無尺寸。今公以數千士兵。決勝一旦。功名之際。誰肯推助。可慮者三也。狼處吳等兵。斬首虜雖多。而摧鋒陷堅。則永順似宜首論。若但較捕斬之功。不揣難易。先後之勢。則夷人怨憤。必不用命。責以後効。恐難收功。可慮者四也。克敵之後。議論必煩。若功賞不明。事體整戾。則人心不勸。或致他虞。可慮者五也。夫銳始者必圖其終。成功者先計於始。杞人過計。聊復鬬縷。惟知己採焉。荆人望公。如零雨之思。公旦冀早旋旆。以慰氓黎。

答劉白川

揚州二守。日者馮生。先後奉小啓。馳候弟數年之中。沈疴未解。引退者再。去就無恆。然懷知戀侶。未一日去左右也。辱諭羅旁之故。基自怨家。蔓於衆口。卽年兄不言。人固已喻之者矣。自弟通籍已來。竊見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尸之。或掀而反。遂或引而更頽。或理宜嚮。遂或運屬乖違。揆之人事。自有相反者。飄風能實葉於將脫。而不能使勁幹立枯。况師能乘算於宜絕。而不能使修齡轉促。向之議兄者。森至遽起。

簧鼓噂嗜。或剗刃而狙擊。或挺戈而當先。卒不能動兄一毛。而望實愈茂。則倚伏之機。昭然可睹矣。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己。任運推移。惟吾道之興廢。又何計於怨讎乎。必行有所召。斯臧倉之詬得行。倘德在予矣。卽向魑之難何懼。若乃齊冤親於平等。並恩怨於兩忘。海馬先機。虛舟隨汎。斯又上士元同之軌也。今天下之勢。莫亟於東南。海波未靖。內奸伺隙。廟堂宵旰。以憂之。所賴一二鉅公。畢慮紓忱。弭此大患。所願勉就功名。以答羣望。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子女。紛紛之談。未足爲帶蘄也。千里緘問。不當用常語相聒。故敢獻其區區。高明裁納焉。

與司成馬孟河

振鐸南雍。士方嚮往。不謂東山泉石。更挂沖襟。夫遺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濟物者。大賢之宏量也。公遺情纓袂。結意煙霞。蟬脫於穢。素心獨往。得已。然律以至人元同之軌。揆以孔門兼善之抱。無乃得其一。未得其二乎。弟以淺陋。幸附驥尾。日夕循省。尸素是虞。昔匡鼎說詩。都講爲之避席。南能卓錫。印宗退而北面。以弟之愚。誠得高宿如公者而遜之。所謂孱夫負千鈞。上太行。得烏獲而畀之。有餘力矣。願公幡然易慮。迴肥遯之轍。躋同人之軌。毋使青衿之子。徒有白駒之歎。幸甚。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辱翰教。具悉。丈體國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略。東北一面。可無虞矣。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真勵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爲強鎮。河北諸藩。懾懼。不敢越河爲寇。抱真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願近來疆場之臣。大抵選懷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爲旦夕計。非

有長慮。卻顧爲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仕宦至於巡撫。受國恩不爲不厚。功名不爲不顯矣。事有關繫。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認認然求使其身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廟堂頗亦厭此。苞苴不行。功實漸覈。吾丈素懷忠赤。當一面之寄。此千載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次第舉行。詢于有衆。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懇。持之以堅忍。慮定而後動。鮮不濟矣。弟望丈之重敬丈之深。故敢肆其狂瞽。以丈位隆望重。稱休光。頌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事弟喋喋也。遼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一帙。

與吳川樓給諫

僕忝在桑梓。與門下投分不淺。後僕抱文園之疾。公亦被曾參之疑。羽翼既乖。遂成疎迹。去春都門一會。會便成別。離合一移。感慨隨之矣。公儻才逸氣鋒穎秀拔。不惟脫穎全楚。實亦絕塵海內。然坐是頗爲累矣。夫素絲易污。嫫顏蒙垢。士之負瑰璋而坎壈者。不可數計。豈必盡世人之過哉。毛嬙西施。天下之至麗也。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況無容於前。有伺於側。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爲。招劇而興悲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真。內晦其美。乃嫣然姣服靚粧。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用在於識真。嗟乎。假令屈賈之儔。少留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魂。長沙無賦鵬之感矣。僕才不逮公。而邀時厚幸。早躡清華。自省十餘年來。性簡疏傲。理足招尤。然公也缺而僕也完。公也躓而僕也免。則有幸不幸耳。今而後從事于至人之學。庶幾乎元同之軌。頃辱翰教。蓋亦有追往懲蹶之意焉。此天啓高明。綏之以方來之祉也。不揣愚陋。妄有所獻。惟垂聽納焉。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別去。倏經霜雪。同心之懷。良不可任。辱諭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日造詣精實。處區區所欲獻于高明者。正在于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長安碁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里之外。大盜十百爲羣。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願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卽知之。未必用。此可爲慨歎也。懋修曰。雖在清散。抱負已定矣。中懷鬱鬱。無所發舒。聊爲知己一吐。不足爲他人道也。西夏風土何如。邊事尙可支持否。隴西北地。故多豪傑。今有其人否。風便頻頻寄言。迺見愛迪。

答胡劍西太史

溘陽人來言。兄吏事精覈。不類遷譎者。弟爲年兄慮者。正恐未透此關耳。果爾。復何言哉。易所謂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爲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卽白首不能殫也。卽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

答羅近溪宛陵尹

比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僕以孤燄。耿耿于迅颿之中。未知故我何似。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皇農之再見。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此固羅近溪本來

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往來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爲不少也。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每自恨優游散局。不會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裏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分。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

寄徐太學國式

執事雅操端潔。造詣闕博。實僕畏友。未敢屈季通于坐側也。兒曹魯鈍。幸荷甄陶。數月之間。便覺開悟。志不在溫飽。顧代者非人。別後。情態畢露。全無啓迪之功。欲更易之。倉卒又難其人。使諸兒舊習萌芽。有退無進。良可惜也。以此懷想執事高誼。愈覺惓惓。令塔回。附寄小詩。并詩扇三柄。納上。欲見無期。臨楮悵惘。懋修曰。先師徐國式。諱一正。仕至太守。其訓蒙以賢聖立品。不專文章。不肖兄弟。方在童年。卽教以志不在溫飽。而先父雅重之。今爲父者。每忽童子之師。以爲記書認字足已。不知根基一定。遂不可移。余謂舉業之師。傳文藝。猶爲易得。蒙童之師。鑄人品。百中難得一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寄高孝廉元谷三首

沈子來。知已縱觀太和之勝。煙霞心賞。恨不同之。頃緣多病。歸思已積。而事乃有大不如人意者。便差不可得。俟明春長往耳。世慮嬰懷。宦情寥落。吾兄視不肖。豈不然哉。區區鄙願。竟不獲遂。乃知行止當有數也。江干花鳥。恐復笑人。言念此期。以日爲歲。比者中州盜起。道里阻絕。大河南北。榛莽蕭蕭。恐喪亂未已。

天下事。足可寒心。攜手之歡。知在何日矣。向欲卜居城東。得果此緣。不日來所得。想復倍進。如弟則荒陋如昨。遠道之懷。書豈能殫。努力心期。以俟良晤。

入冬。偵北來消息。不謂江魚萊彩。竟戀庭闈。念茲契闊。豈勝悵惘。昔馬祖欲上京就選。有禪師示之。不求選佛。乃求選官。吾丈沖襟高志。固非一第所能榮也。楚中連年水患。民困艱食。弟旣無道相援。又無拯溺之責。每念及此。若己推之。薄田不入。非所慮也。

別來改歲。同心之契。無時可忘。此行雖勉強涉世。乖其本圖。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爲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近日舉業何如。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閑。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答貴陽開府霽巖吳老師

辱台翰。不遺先駟之璧。何以遠過。師翁絕才冠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揆席以待。貴陽開府。只暫借耳。比奉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羣情所望乎。胡正伯館篆詞林。汪伯玉建牙閩粵。殷正甫青宮翊贊。陸與繩持銓東省。韓明仲督學關西。五君子者。清才雅望。砥勵明時。論者謂門下得人。於斯爲盛。班倕司匠。門無棄材。雖樗散如正者。亦廁諸賢之末。效繁楫之用。然揣分度力。未嘗不自慙于周任也。不審師翁何以策之。

公夙抱奇瓌。膺茲特簡。命下之日。皆爲朝廷得人。賀況弟素稱莫逆者哉。譚公當閩人厭亂之秋。有良將帑儲之助。因緣際會。遂得成功。遽以墨綬解職。已事遄歸。可謂善刀而藏之矣。公鋒刃乃新發于硯。蠶茲小醜。魍魎蟻蝨。何足當其剗割乎。但閩中久困戎馬。師之所在。荆棘生焉。弟則以爲今日扞禦之後。綏懷爲急。如苦劑逐病。必時顧其本根。策駟取途。又惡殫其餘力。非痛自省節。加意拊摩。恐未足以起凋瘵而躋之康阜也。迂腐之見。惟高明採之。

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費生至。辱翰教。以值秋試。僕雖久辭卻。猶以遠嫌卻掃。故諸生至者。皆不敢通。至九月。始得發函讀之。遠道之懷。出世之想。啓我愚蒙。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爲宗教二門。凡今吾輩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證。吾教也。若夫宗門之旨。非略象忘詮。真超元詣。詎可易言。然宗由頓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霑。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爲是。纔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墮于詮。此豎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紛紛于世也。狂瞽之談。伏惟裁教。費生志向甚佳。足以占門下高風之所振起也。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去冬聞海壘有警。公在搶攘中。不忘记詢。感戢。但獎藉踰實。非所敢當。昔人謂心相憐。馬首圓。非虛語也。烏尊未盡。頃聞廣中之議。欲委責于閩。廟堂知之。故以戚帥兼領惠潮。夫以鄰爲壑。君子之所不取。今天下一家人。臣比翼協力以事天子。何鄰之可壑乎。近見楚蜀相鬩不已。功欲已擅。罪則誰歸。此非君子兼

濟之心。忠臣不欺之節也。老伯壽章久稽宿諾。適誌事甫完。復有講筵之冗。再假數月。乃得呈教。暫此奉復。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正不肖於世無所比數。然好慕天下長者。意所嚮往。恆恐不得託交焉。如門下高標淵識。卓行異能。則平生尤所欽挹也。然不敢竿牘求通。乃辱先施降接。感慰方今。周道寧夷。夔龍之侶。雲集于廟堂。羔羊之風。漸被于朝野。惟是邊境潢池。未漸聖化。故煩鷹揚之老。秉鉞鎮之不然。以門下之宏抱。固宜入秉鈞軸矣。何久勞于行間乎。蜀地巖鄰。番其民獷悍易動。大抵綏之則靖。擾之則亂。怠則頓網。詭銜。急則烏驚魚駭。故不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無論往事。卽如近者。龍州支羅。及妖民誑亂。其初或以操切太過。或以處置失宜。幾微不審。釀成大患。至動大衆。蜀中人言此三事。編戶良民死者。以十餘萬計。非細故也。今亂民既誅。地方再定。宜示休靜。以綏衆心。治大烹鮮。老氏至訓。淵魚不察。定遠良籌。在門下加之意焉。奉翰教謂厚生善俗。禁姦伐謀。則安攘大計。門下固已預籌之。豈儒復安所置喙哉。平生聞譚公胸中數萬甲兵。所至風驅電掃。今治蜀顧如此。乃知宏才不器。無適非宜。哲士達權。隨時善變也。敬服冒昧。瞽言無所逃罪。惟高明垂亮焉。

